



嘉言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謂人莫已若者亡○有其善喪厥善矜其  
 能喪厥功○驕淫矜誇將由惡終○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般樂急傲是自求禍也○人棄常則妖興○佞諂驕奢則凶必從之○驕  
 者先滅○恃德卒殆○恃財驕物所以至於滅亡○貴者易驕驕則必危  
 富者易盈盈則必覆○傲侈禍之機○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  
 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賤妨貴少陵長遠聞親新聞舊小加大淫  
 破義所謂六逆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恃戾天道成  
 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多行無禮弗能久○伐於好事  
 舉事之禍也○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陷禍而已○富貴盈溢未有能  
 終者○器滿則溢人滿則喪○惡逆已之言則禍成於不測○肆傲者納

侮諱過者長惡○以氣豪者亦以氣沮以力勝者亦以力屈榮以勢辱以  
 以之雄以財德亦以之○愒愒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惟樂感  
 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沒漬頭僻銷刻德義替裾徒  
 存廝養何殊○自滿者敗自矜者愚自賊者忍○陵人不祥○人臣之罪  
 莫大於欺罔○毀仁惡士必近於刑○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  
 行○誣善者亦反其辜○棄德崇茲禍之大者也○好名則立異立異則  
 身危○以已禦衆者心勞而怨聚○不能容物則怨多而恩少不能忍事  
 則譽寡而毀衆○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人亦憎之○欺惑衆  
 庶震怒上帝○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挾詐偽以奸  
 名譽者必先受戮○務偽不長善虛不久○內則欺心外則欺人上則欺  
 天幽則欺鬼神如是之公鮮有終吉○輕諾者信必寡面諛者背必非  
 我慢貢高即修羅業○傲慢交凌發於相恃是故菩薩見慢垢避巨溺  
 眾生為慢纏添著於憍慢為見所迷惑不免生死際○好起過慢自高  
 陵物不見已失不知自短是慢業○心懷憍慢自高卑人○禮無不敬傲

不可長○愚人無知而自真高當知是業定墮地獄○僞慢貢高草芥羣生○不敬師長反戾之業○僞慢放逸此業甚盛燒滅宿世所種善根○誑習交欺發於相罔誣罔不止飛心造姦是故菩薩見誑如踐蛇虺○心性麁獷言少誠實○我見謗人漢如藍盧水走一氣將歸家籃裏何曾有○諂曲之心與道相違當知諂曲但為欺誑○以真為僞以僞為真是為邪見○謀謗聖凡柱屨良善橫受三根長辭七衆○我虧人是禍人虧我是福

自見者不明自足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為行之惡莫大於驕必伐年命○矜功能飾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矜者不吝者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者亡○好憎煩多禍乃相隨○一切衆生顛倒妄想造地獄行不自知覺○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捨而已又則害生○損人終自失倚勢禍相隨○不責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背叛本師謗訕真正當身受大殃延及子孫○傳授悉依法泄慢墮地獄○慢老欺人者死後受地獄苦報○欺人是禍饒人是福天網恢恢報應甚速○實焉未至亦沽買虛譽以欺人人未必能欺而內以欺其心矣○世人要瞞人分明把心欺欺心即欺天莫道天不知○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欺心神目如電○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知勸君莫作虧心事古往今來放過誰

感應

唐榮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小與鄰舍閻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閻丘氏寒賤者往徃戲而罵之曰閻丘氏子非吾類也而與我偕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於心乎閻丘氏子嘿然有慙色後數歲閻丘子病死又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僚仇生者犬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讎遊然仇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僚會讎而仇生不得預豈有罪乎又玄慙即召仇

生。生至。又玄以卮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又玄怒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為僭居官秩耶。且吾與汝為伍。汝幸。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俛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往來。經數月。病卒。明年。鄭罷官。僑居濠陽郡佛寺中。鄭常好黃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開廬于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即驅而就謁。願為門弟子。吳道士曰。子既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為汲汲於塵俗間。又玄喜謝曰。先生真有道者。某願為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為居山林。終無補矣。又玄即辭去。讌遊濠陽郡。久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襄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兒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辯慧。千轉萬化。又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兒曰。吾嘗生閭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為仇氏子。尉於唐興。與子同僚。子愛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耶。又玄驚歎之。因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兒曰。

勸善書卷二十一

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氣。故我生於人間。與汝為友。將授真仙之訣。而汝以輕慢驕傲。終不能得道。可悲乎。言訖。忽亡。所見。又玄既悟其事。甚慙。悲。竟以憂卒。

唐郴州連山侯觀主。嘗有一客過郴州寄宿觀中。繫馬於門。冀微其觀主責之。客大罵而去。數日。客遇張山人。張曰。君將大厄。曾有所犯。客即說前罵道士之由。山人曰。此異人也。必為震厄。速往謝之。不然。不可脫也。君今夕當截一栢木與身齊。置所卧處。以衣衾覆之。身處別室。作棗木釘七枚。釘地。依斗狀。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當免矣。客大驚。登時却迴。求得木。未及郴州宿山館。如其言。半夜忽大風雷電震於前屋。客伏於星下。不敢動。雷入屋數四。搜捕之。不得而止。比明。視其栢木。已為粉矣。客益懼。奔謝觀主。求命。久而方解。謂客曰。人不可輕也。毒蛇尚能害人。豈合無狀相忤乎。今已捨子矣。客首罪而去。遂求張山人厚報之。

昔有一國名多摩羅。去城七里。有精舍。五百沙門常處其中。讀經行道。有一長老比丘名摩訶盧。為人闇塞。五百道人傳共教之。數年之中。不得一

偈衆共輕之不將會同常守精舍勅令掃除後日國王請諸道人入宮供養摩訶盧比丘念言我生世間闇塞如此不知一偈人所薄賤用是活為即持繩至後園中大樹下欲自絞死佛以道眼遙見如是化作樹神半身人現而訶之曰咄比丘何為作此摩訶盧即具陳辛苦化神訶曰勿得作是宜聽我言往昔迦葉佛時卿作三藏沙門有五百弟子卿自以多智輕慢衆入憐惜經義初不訓誨是以世世所生諸報闇鈍但當自責何為自賊於是世尊即現光像為說妙偈時摩訶盧稽首佛足思惟渴義即入定意尋在佛前得羅漢道自識宿命無數世事三藏衆經即貫在心佛語摩訶盧著衣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道人裏坐此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還為說法令得道迹并使國王明信罪福即便受教入王宮裏坐於上座衆人心悲恠其所以各護王意不敢呼遣念其愚冥不曉達親心為之懼王便下食手自斟酌摩訶盧即為達親音如雷震清辭兩下座上道人驚怖自悔皆得羅漢為王說法莫不解釋羣臣百官皆得須陀洹離昔華光比丘善說要法有一弟子恒懷驕慢和尚為說都不信受即作是

物志卷之二十一

言我大和尚空無智慧但能讚歎虛空之事願我後生不復樂見於是弟子法說非法非法說法雖持禁戒無有毀犯以謬解故命終之後如射箭頃墮阿鼻無問獄

宋慈照聰禪師咸平中住襄州石門寺一日太守以私意笞辱之暨歸衆僧迎於道首座趨前問訊云太守無辜屈辱和尚如此師以手指地云平地起骨堆其地隨指湧一堆土太守問之令人剗去復湧如初後太守竟死於襄州

昔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脚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答言你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餓困衆生故

昔有一鬼言我常趣澗欲取食糞有大羣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廁口中爛臭餓困無賴何因如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衆僧供辦食具以麤供設客僧細者自食故

昔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周遍塗場亦復欺之是罪何因目連答曰汝

前世時作婆羅門釋行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飯糞汚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

昔長者婦孕滿十月子不肯出。尋重有身復產一子。先懷妊者。在母右脅。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惟先一子在故胎中。不得出外。其母患極。瘡治無損。囑及眷屬。我腹中子猶活不死。我若命終。開腹取子。言訖氣絕。送尸塚間。請醫者。婆華言破腹看之。果得一兒。頭髮皓白。語諸親言。我由先身惡口罵僧。今蒙母胎六十年。受是苦惱。世尊遙知此兒善根已熟。往到尸所。告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衆白佛言。今此老兒宿造何業。又愛胎中。佛言。迦葉佛時。有諸比丘。夏坐安居。差一比丘。為僧維那。共立制限。於此夏坐。要得道者。聽共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惟是維那獨不得道。衆皆不聽。心懷懊惱。我為汝輩營理僧事。令得安穩行道。反不聽我。自恣布薩。華言便罵僧衆。即被牽閉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輩。常處闇冥。不見光明。如我今者。蒙此闇室。作是語已。自戕命終。又墮地獄。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然後隨佛出家。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是

勸善書卷十九

五

諸比丘。復白佛言。老兒比丘宿植何福。出家證果。佛言。緣作維那營理衆事。值我得道。

唐高齡老為祭酒。道氣不交。靈助無主。羣邪纏互。急行其禍。保命真君謂許長史曰。高齡之無德也久矣。鬼談之紛錯也積矣。嘗鑿敗古人碑銘。以為己文。水官譴其蔽善。以自標。陰賊於鬼神。特列於訟事之首。以詰其罪。必不免矣。未幾果卒。然則他人之能。是可竊乎。

昔佛在世時。羅閱華言城邊有一汪水。汙泥不淨。多諸糞穢。國中人民。以屎尿投中。有一大蟲。其形像蛇。加有四足。於其汪水東西馳走。或沒或出。經歷年載。常蒙其中。受苦無量。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至彼坑所。問諸比丘。汝識此蟲。宿緣行不。諸比丘咸言不知。佛言。毘婆尸佛時。有衆賈客入海取寶。大獲珍寶。平安還家。選寶上者。用施衆僧。食向盡。後其求索。不與衆僧。苦索摩帝華言主。瞋恚而詈之。汝曹噉屎。此寶屬我。何緣乃索。由其欺僧。惡口罵故。身塚命終。墮阿鼻華言無間地獄。身常宛轉沸屎之中。九十一劫。乃從獄出。今墮此中。自從七佛已來。皆作其蟲。至賢劫千佛。各各皆爾。

昔日連見一女自身負銅鑊枝鑊著水以火然沸脫水入鑊肉熟離骨沸吹骨出在外風吹尋還成人自取肉食福增問言是何女人目連荅言舍衛國中有優婆夷敬信三寶請一比丘一夏供養在於陌頭作房安置自辦種種香美飲食遣婢送之婢至屏處選好先食餘與比丘大家覺問汝不偷食不婢荅言不比丘食訖有殘與我我乃食之我若先食使我世世自食身肉以是因緣先受業報後墮地獄。

宋階州孫仲可鄰居一寡婦無子有田宅仲可以計盡奪之遂逐此婦婦衣食無資不得已乞丐而死仲可夢婦來罵曰汝欺奪寡婦致之死地後亦當得此報其年仲可有罪被誅籍其家妻子俱乞丐死。

宋建州人林達性貪務為欺罔侵奪良善家有四子並襲父風宗族親戚稍有懦弱皆被欺壓呂奪田宅有里人之子喪其父母有墳地一所風水靈勝達偽作契券稱其父生時貨賣與已遂遷己之父骨葬焉里人之子爭之不得一夕達夢己之父告曰吾今絕祀矣爾漏侮宗族又欺人孤子冥司不文取爾父子達覺大懼是年達及四子皆死家產悉蕩盡。

魏侯終德牧雍州與蕭實官交實寅反敗終德乃招集其徒重與密謀有道士李順興知之語終德曰此輩凶殘亡無日矣終德諱之欲遣人擊殺順興後恐事泄露又呼順興飲食將欲加害順興逆知其意乃謂曰真道希微非爾所測而欲殺人自活其可解乎終德愈起凶意順興又曰大道不可毀毀之者身滅殃及子孫言訖失所在未幾終德病癩極苦遂卒。

宋江致平與能相老翁善翁告之曰君何為作損陰德事不一年死矣對曰吾安得有此翁曰試思之江曰自省無他惡但昔年為試官時置一親舊在高等其實私焉獨此事耳翁曰是也君以己好惡而私天爵以授人其不免矣未幾而卒。

嘉言

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達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得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婦有長舌唯厲之階○妬媚生患○妬嫉忠賢養成禍亂○嫉妬者凶軀之害也讒惡者斷脛之兵也○家有傲婦善士所忌○嫉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

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污天還汚己身。○苟遂媚嫉之福心不  
弘忠慎之深意。○衆生以愚惑故多懷嫉妬增上之心。是以見人行善則  
興惡摧毀破壞不令成就。○若自揚己德隱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毀者是  
波羅夷華言罪。○心懷嫉妬無度彼業如是等罪無量無邊。○欺者有四  
過。讒佞傷賢良受身癡聾盲瘖吃口臭腥顛狂不能言死墮拔舌囚。○愚  
惑之徒輕舉邪風淳正之輩時遭佞逼所以禍不旋踵殃及己身。

聞諱良善向彼讒此向此讒彼離人眷屬死入鎔銅地獄。○人之性情  
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心生。○父母妻  
子離隔不和者從嫉妬離間骨肉中來。○抑絕賢路自取功名受考幽都  
曹。○讒嫉邪佞則人鬼加害。○苦酷陷忠良讒毀擊賢人生世處處戾死  
入牛獸身。○嫉妬行凶死入東北方地獄。○若有惡人讒嫉忠良謀害賢  
哲返吉為凶必招惡報。

感應

宋蜀婦人常氏先嫁潭州益陽楚椿鄉與嬖妾馬氏春奴以妬寵相嫉乘  
楚生出彘殺之楚生仕至縣令死常氏更嫁都陽程選乾道二年二月就

勸善書卷之九

七

蓐三日而子不下白晝見馬妾持杖鞭其腹程呼天慶觀道士徐仲時呪  
治且飲以法水遂生一女即不育而妾恠愈甚常氏日夜告其夫曰鬼以  
其死時杖杖我不勝痛語之曰我本不殺汝乃某婢用杖過當誤盡汝命  
耳鬼曰皆出主母意尚何言程又呼道士道士勅神將追捕之鬼謂神將  
吾負至寃以死法師雖尊奈我理直何旁人皆見常氏在床與之辨析良  
苦道士念終不可致法乃開以善言許多誦經呪為冥助鬼領首即捨去  
越五日復出曰經呪之力但能資我受生而殺人償命固不可免常氏曰  
如是吾必死雖悔之無可奈何然此妾亡時有釵珥衣服其直百千今當  
悉酬之免為他生之禍呼問之曰汝欲銅錢耶紙錢耶笑曰我鬼非人安  
用銅錢乃買偽鏹百束祝焚之烟絕而常氏殂時三月六日也。

唐廣州有一縣丞胡亮從都督周仁軌討獠得一首領妾幸之將至縣亮  
向府不在妻賀氏乃燒釘烙其雙目妾遂自縊死後賀氏有娠產一蛇兩  
目無睛以問禪師師曰夫人曾燒釘烙一女婦眼以夫人性毒故為蛇報



此是被害女婦也。夫人好養此蛇，可以免難。不然禍及身矣。賀氏養蛇，二年漸大，不見。惟覺有物在水被中，亮不知也。撥被見蛇，大驚，以刀斫殺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無及焉。

唐貞觀中，濮陽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體。有頃，任有娠，誕一女，無耳鼻。女年漸大，其婢仍在。女問婢具說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無及。

唐盧弁者，其伯任湖城令。弁自東都就省，夜宿第二谷，夢中見二青衣吏來追，行至一所有城壁，入城之後，欲過判官，屬有使至，判官出迎。吏領任一舍下，其屋上有蓋，下無梁柱，下有大磨十枚，磨邊有婦女數百，磨恒自轉，牛頭卒十餘，以大箕抄婦人置磨孔中，隨磨而出，骨肉粉碎，苦痛之聲，所不忍聞。弁於衆中見其伯母，即湖城之妻也，相見悲喜，各問其來由。弁曰：此等受罪云何？曰：坐妬忌，以至於此。弁曰：為之奈何？伯母曰：汝素持金剛經，試為我誦，或當減罪。弁因持經，磨遂不轉。受罪者小息，牛頭卒持叉來，弁所怒曰：何物郎君來此誦經度人作事？弁對曰：伯母在此。卒云：若惜

伯母，可與俱去。弁遂將伯母奔走出城，各歸就活。初，弁惟一小奴同行，死已半日，其奴方欲還報，會弁已蘇。後數日至湖城，入門遇伯設齋，家人見弁驚喜，還報。伯母迎執其手曰：不遇汝當入磨中，今得重生，汝之力也。

宋劉道原為蓬溪縣令，秩滿歸京，夜宿縣界富民秦氏，忽見一紅裳女子泣曰：妾本秦氏子婦，夫壻市一婢，性剛不相下，遂為妾鞭撻而死。其婢訴於陰府，追妾償命，餘業罰為牝羊。今在秦氏之欄，以君經過，將烹為饌。念為羊固甘刀死，腹中有羔，若就烹，其業轉深。俟產就死，無恨。道原因致意主人云：私忌不茹葷，切勿烹宰。黎明有人出告之，笑曰：適已烹羊。道原歎訝，道以夜來之事。秦氏舉家感傷，納其羔於腹中，瘞之。此又妬忌為羊之報也。

宋張開娶孔氏，生五子，無何遽卒。再娶李氏，李氏悍妒，虐遇五子。五子哭于孔氏塚前，孔氏忽自塚出，哭撫其子，既而取其子帛巾，題詩其上，以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泣涕每盈巾。死生今已隔，相見永無因。合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冢，浪作塚中塵。有意憐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

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父以詩誦于連帥。總奏于朝。李氏特配嶺南。然則為後妻者當如是乎。偏憎偏愛是可乎。

唐梁仁裕為駝騎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妬而虐。縛婢擊其腦。婢號呼曰。在下卑賤。制不自由。娘子鎖項苦毒。何甚。婢死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李氏頭上生四處瘡疽。腦瀆晝夜嗚叫。苦痛不勝。數月而卒。

唐荊州枝江縣主簿夏滢判一實事。縣丞張景先寵一婢。其妻楊氏妬之。景出使不在。妻殺婢投之於廁。景至。紹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未問也。婢託夢訴滢。滢覺疑之。問景曰。公夫人病困。說形狀。景疑其有私也。怒之。滢曰。公夫人枉殺婢。投於廁。今見推勘。公試問之。景悟。問其婦。婦病甚。具首其事。滢令廁內取其骸骨。香湯浴之。厚加殯葬。亦不能免。月餘遂卒。

唐末。前火井縣令李明甫。經過本縣宿館中。有押司錄事將設酒餽欲宰一白羊。以待明甫。是夜明甫夢一素衣婦人將二子拜明甫乞命。詞甚哀切。明甫不測其由。須臾再睡。又見前婦人乞命。稱某命在須臾。忍不救耶。明甫不曉其意。但驚恠不已。再睡。又夢前婦人曰。長官終不能救我。我已

湯言言卷九

九

死訖。然亦償債了當。我前身乃押司錄事之妻。有女僕懷孕。身懷二子。臨產矣。其時我不合懷妬。誣女僕盜金釵并合子。拷打至死。今獲此報。我已還其寃債。足金釵并合子在堂。西科斗內。為我藏之。煩長官告錄事。教取得與我作功德。明甫驚怖。遂召主人告曰。君宰一白羊。有雙羔否。曰然。李曰。乃公之妻也。曾妬殺一婢。其金釵并合子在堂。西科斗內。錄事果得二物。取羊不食。而理之寃報之理。無不驗矣。

宋撫州監酒范某。丞者。妻美而妬。一夕范當輪宿。同事戲取官妓雙履。密置范卧具中。詰旦吏挈衾囊歸。妻見履。神色沮喪。因撫心曰。天乎。吾至是耶。入室自縊而死。蓋妬忘者。天以是報之。

宋余媚娘適周氏。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聲使媒游說。媚娘曰。陸郎中不置側室及女奴。方可為婦。希聲諾之。既娶二年。孽戾沫墨。更唱迭和。媚娘又能饌五色膾。妙不可及。無何希聲又獲名姬柳舜英者。媚娘怨之。諭令入家同處。希聲以為誠然。既共居。略無他說。俟希聲他適。即召舜英閉室中。手刃殺之。碎其肌體。盛以二大合。封題云。送物歸別墅。閩吏異之。送京

兆獄媚娘遂就極典。後希聲夢媚娘告曰：我以妬殺舜英，今在冥司受報。苦毒不勝。君幸作佛事垂救。蓋懷妬忌者無不受報。如媚娘者可鑒已。

宋胡宗甫妻張氏極妬。元豐中，宗甫官京局，張母氏嘗過其家。有小婢雲英行酒，與主人相顧而笑。張見而嫌之，婢亦覺。是夕自縊於廁。家人驚告，張飲醫自如。母氏不遑處，乃歸。明年張之女病作，婢語責張曰：「我由爾死，尚未是道。」爾既聞之，飲食笑樂安忍耶？必令主死。然後爾諸子盡死，使爾憂愁無聊以償我平昔之痛。未幾，女死。宗甫捐館，張遽出京還常州。長子死後，仲子與季子至京師，輒死。一房姑婦孀居，四人。張晚年病發，宛轉床第，等間哀鳴，求諸婢舖飼扶掖，或責之以平日事，則流涕無語。如是十餘年乃死。

宋夔州徐桂，寓鄂州。見孀婦田氏，資囊甚厚。桂已娶妻在家，而給田氏以無妻。遂娶之，以歸。及至家，桂之妻妬田氏姿色，勝己，惡其夫專寵之。乃密取斷腸草漬酒中，飲田氏而死。得田所有萬餘緡，遂為富家。桂妻嘗夢田氏來與索命，心甚懼焉。父之無事，實祐甲寅。田氏已喪十七年矣。桂復娶

勸善言卷十九

一妾，方十七歲。時有青城山老道人嘗至桂家，指其眷屬謂曰：「冤家打合作一處。」詰其故，終不言。但云：「明年當自知之。」明年桂妻惡妾忤己，嘗捶辱之。妾密以斷腸草漬酒中，勸桂妻飲。桂不知亦飲之，皆卒。其妾與婢二人盡齋家貲登舟，焚其居，以為桂之夫婦皆焚死。老道人乃語人曰：「桂之妾即田氏後身也。」

宋紹興中，青城士人何浩設水陸。見一婦女自稱新死，欲求功德懺悔業障。浩問汝有何業，對曰：「婦人家不出慳貪嫉妬。」

宋咸淳乙丑年，淮陽李守妻妬，剖殺孕妾。越三年晝寢，夢其妾倚窗外花樹，欲進復止。驚覺，見一蛇繞樹，集衆欲殺之，則失矣。嘗夫婦月下對飲，覺杯中有物如蛇影，燭之無有。飲竟不快。明日腹疼痛不可忍，脹如彌月之孕。集醫法僧道作福連日，竟卒。殮訖棺中有聲，啓視之，見一大蛇出于口而去。

蜀陳洪裕妻丁氏，青石鎮人也。因妬忌，行殺婢金厄，潛於本家埋瘞。仍榜通衢云：「婢金厄逃走，經年遷居夾江。因自潦澤壞舊居渠岸，見死婢容質。」

不變鎮將其狀報州追勘款伏其婢屍一夕壞爛遂寘丁氏于法。

宋蘄春太守妻晁氏性酷妒遇妾侍如東濕嘗有忤意者既加痛箠復用鐵鉗箱出其舌以剪刀斷之妾刮席忍痛不能語言飲食踰月始死後其家設水陸齋會僧方召孤冤晁窺屏間正見故妾手持刀鉗二物流血滿身就位享供饌怖而奔歸為傍人言深悔懼意尋得疾呻吟之際但云妾督窵責償勢必不免蘄守許以佛經及多焚楮鏹祈釋其怨晁云妾不可數日而卒。

唐蕭遘字得聖懿宗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判官後拜右拾遺與常保衡騶第而遘姿宇秀偉意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為人保衡才下諸儒皆薄之不甚齒獨乎遘後保衡為太尉憾焉及為相撫遘罪乃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為公呵禦遘恍惚俄謂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未幾保衡死召為禮部員外郎。

宋吳介然黃溪人妻妬悍無子有四妾皆孕妻妬忌投毒藥之卒皆不育其四妾適人胎宮為藥毒亦皆無子一夕吳夢一神人曰爾妻妬心太過

勸善書卷九

十一

今誤四家無子爾有一子亦因而促壽將亦主絕嗣後介然有一子果夭喪吳家亦為之絕哀哉。

昔佛在王舍城遊蘭陁

華言好聲鳥

竹林中時尊者那羅達多著衣持鉢

入城乞食還歸本處遙有祇洹山名赤如血色恠其所以尋即往看見一

餓鬼肌肉消盡支節骨立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羸瘦羸劣氣力乏少當生

之時荒悶殞絕支節解散極為飢渴之所逼切隨生隨歎終無飽足時那

羅達多尋往佛所具問斯報佛告那羅達多云此賢劫中波羅奈華言國

有長者金銀珍寶奴婢僕使馬牛羊等不可稱計惟一夫人無有子息禱

祀神祇求索有子了不能得時彼長者即便更娶族姓家女未久之間便

覺有娠其大夫入見其有娠便生嫉妬密與毒藥令彼墮胎姊妹眷屬即

詣其所與彼大婦極共鬪爭遂相打棒問其虛實其大婦者止欲道實恐

其交死止欲不道苦痛叵言逼切得急而作咒詛若我真實墮汝胎者令

我捨身生餓鬼中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生已隨敗終不飽足作是誓言今

餓鬼是。

晉桓道愍者誰人也晉隆安四年夜婦道愍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夜始寢視屏風上見有人手驚起炳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粧飾具如生平道愍了不畏懼遂引共卧言語往還陳叙存亡道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甚久人神道殊各有司屬無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止恒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為人故來與君別也道愍曰當生何處可得相尋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為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道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忽積日

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取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患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後七日伯玉夢妻曰妾以君語水神而自輕生今以瞋妬墮入水族言甚悽愴後人數見段於水面披髮鼓浪望中婦人渡此津者皆不事粧飾蓋猶忌其為鬼而尚妬也

齊瑯琊王奐仕齊至尚書左僕射甚信釋典而妬忌之深每忘仁恕嘗在

齊內使愛妾治髻忽有烏銜黃梅過庭而墜奐猜妾有密期擲果為戲使奴出外覘視遇見一士向籬私遊奴即往擒捉而此人言真巧嫫便爾送走奴還白之奐謂其有實加苦覈問妾備自陳終不見察即遣下階笞殺之妾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為枉橫若有天道當令官知爾後數見妾來訴怨俄而出為雍州刺史性漸狂異如有憑焉無故打殺少府長史劉興祖誣其欲反為御史中丞孔稚珪所奏世祖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等共領兵奴奐奐子彪素稱凶剽及女壻殷歡共勸奐曰曹呂今來不見真勅恐為姦變政宜錄取馳以奏聞奐納之便分布千餘人閉門拒守彪遂與官軍戰彪敗而走寧馨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舉兵攻奐斬之先數日奐夢妾來告曰妾已得請君不出白日來矣至是果驗

昔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然懊惱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汝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卧起去時所愛夫人卧猶未起著衣汝即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即以灌其腹上腹爛即死故受此苦

梁薛明珠經論雖富而以微難為心深忌時之講者初為屋子法誘人次撰蛇勢法以授學者因同伴二人止一林下琛曰我今內熱便解衣赤卧翻覆不定須臾兩足合為蛇尾乃曰我作蛇勢法今報至矣卿可上樹蛇心若至則有吞噬之緣伴便上樹奄爾全身作蛇惟頭未變在地自行歛作蟒頭長五丈舉首四視目如火星時諸蛇總至相隨趨谷而去其伴目驗斯報至艱說之

五代時主延翰多選良家子以為其妾其妻崔氏性妬妾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手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得病見崇滿前索命而卒

### 嘉言

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不有人禍必有鬼責○負恩忘義違棄盟盟固天地所不容○倍德則崩○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携○不知其恩與知而不報厥罪惟均○受人恩不報者為子必不孝為臣必不忠

違背重恩永沉苦海○忘忍恩舊劇於路人○違恩業重現受交報○不知恩者甚於畜生

勸善書卷九

十一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忘恩違律罰筭二紀○違內負心三鬼失真○思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負荷恩義無報德心結怨成業

### 感應

梁東徐州刺史張臯僕射永之孫也嘗以戰敗陷入北虜有僧越者先是北地一土民與臯盟誓為友日共密謀歸計後果送臯南還越遂捨俗出家居止嘗依於臯及臯往東徐越亦隨至任一日越以直言忤臯臯大怒遣兩門生一人姓井一人姓白者夜往殺之其夕臯夢見越來云爾初陷在北虜已無出計我冒死送爾南還爾未能見報乃忍殺我我為直言告爾亦是誠心親愛之故本有何罪我今惟當從事弓矢以報此怨臯方憂懼一日出射為箭傷其指纔微見血不以為事後因破梨梨汁漬瘡乃始膿爛停十許日膊上無故復生一瘡深數寸許如中箭之狀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齊人周生者乃陸超之門生也超之吳人以清雅為晉安王子懋所知子

憊既敗于琳周生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王玄邈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周生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為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即死。

宋時晉州平陽人常璠，父為里胥，蚤死。母携之再嫁富民康德休，為人落魄亡賴。德休與錢三千緡，使為區肆。由是生理日給，而璠事繼父，略不知恩。經數年，德休死，視如路人。盡竊其貲，甫三十歲，壯無疾，忽作牛鳴一聲而斃。是夕，康氏牛產一犢，一蹄出背上。朱書其姓名二字於脅間。德休二子讀書識義，不忍露其醜蹟。匿之舍後，牛鳴吼勃跳觸藩而出，奔逆邑市。觀者以故盡知之。康氏遣數健僕闌逐，不可得。徑趨深谷中，不復出。

宋徽州城外三里，注朝議家祖父墳庵在焉，給與間。招僧惠洪住持。僧但飽食安坐，未嘗誦經課念。於供事香火亦極簡略，僅能循循自守，不為他過。主家上下皆安之。凡歷歲二十。乾道二年，病終。注氏葬之於近山。元有大楮樹，驚茂扶疎，數月後頓以枯死。經雨生菌。注僕牧羊過之，見其肥白

光粲，采而獻之。主人用常法腍治，味殊香甜。殆勝於肉。今夕摘盡，明旦復然。源源不窮。至於三秋，浸浸聞于外，或持錢來求買，悉拒弗與。又畏人盜取，乃設短牆圍護之。鄰人憤嫉，踰牆入，將空其根柢。楮忽作人言曰：此非爾所得食，強取必受殃災。我即昔時庵主也。坐壺受供施，不知慙愧。身沒之後，冥司罰為菌輩以償，所以肥美者，吾精血所化也。今摘數已足，從此去矣。鄰人駭而退，以告汪。汪猶不信，自往驗之，不復有菌。遂伐以為薪。

昔有人入林伐木，迷惑失心。時值大雨，日暮飢寒，惡蟲毒獸欲侵害之。是人入石窟中，有一大熊見之，怖出。熊語之言：汝勿恐怖，此舍溫暖，可於中宿時連兩七日。常以甘果美水供給此人。七日雨止，熊將此人，示其道徑。

熊語人言：我是罪身，多人怨家。若有問者，莫言見我。人荅言：此人前行，見諸獵者，問汝從何來，見有衆獸不。荅言：見一大熊，於我有恩，不得示汝。獵者言：汝是人黨，以人類相親，何以惜熊。今一失道，何時復來。汝示我者，我與汝多分。此人心變，即將獵者，示熊處所。獵者殺熊，即以多分與之。此人展手取肉，二肘俱墮。獵者言：汝有何罪。荅曰：是熊看我如父，視子。我今

背恩將是罪報。獵者恐怖。不敢食肉。持施衆僧。上座羅漢。誦諸下座。此是菩薩未來出世。當得作佛。莫食此肉。即時起塔供養。王聞此事。勅下國內。背恩之人。無令住此。

昔波羅奈國。有一高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淵迴處。遇水羅刹。而捉其船。不能得前。衆商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天神地神。日月諸神。誰能慈悲。救濟我也。有一大龜。背廣一里。心生悲愍。來向船所。負載衆人。即得渡海。時龜小睡。不識恩者。欲以大石。打殺龜頭。諸商人言。我等蒙龜濟難。活命殺之不祥。不識恩曰。我儕飢急。誰能念恩。輒便殺龜。而食其肉。即日夜中。有大羣象。躡殺衆人。

昔維耶黎國。有迦羅越釋言奉佛供養。願畢。請聞法義。佛笑曰。光繞身

三匝。還從頂入。阿難佛弟子華問故。佛言。彼國有五百人。入海採寶。置船

步還。經歷深山。日暮。止宿。預嚴早發。四百九十九人。皆去。一人卧熟。失伴。

仍遇天雨。雲失去。徑路窮厄。山中啼哭。呼天。有旃檀樹神。謂窮人言。可止

留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去。窮人便留。至于三月。啓樹神言。受恩得全身

勸善書卷二

七

命。未有微報。願有二親。今在本土。實思得見。願垂發遣。樹神言善。以金餅

施之。去此不遠。當得國邑。可得遷還。至汝鄉里。窮人臨去。問樹神言。此樹

香潔。世所希有。今當委遠。願知其名。神言不須問也。窮人復言。依蔭此樹。

積歷三月。今當遠離。情懷恨恨。若到本國。當宣揚恩。樹神便言。樹名旃檀。

根莖枝葉。治人百病。其香遠聞。人所貪求。不須道也。窮人至國。中外親戚。

喜相慶慰。後國王病頭痛。禱祀天地山水諸神。不能消差。名醫省視。惟得

旃檀香。病可得愈。王即募求民間。無有便宣。令國中得旃檀香者。拜封為

侯。妻以小女。時窮人聞賞祿重。便言。我知旃檀香處。王便令近臣。將窮人

而往。伐取。徑到樹所。使者見樹。洪直。枝條茂盛。華果煌煌。人所希見。心不

忍。伐不伐者。則違王命。伐之者。中心隱隱。踟躕徘徊。不知云何。樹神於空

中言。便伐之。但置其根耳。伐竟。以人血塗之。肝腸覆其上。樹自當生。還復

如故。使者聞神言如此。便令人伐之。窮人住在樹邊。樹擲地。枝槩殺之。使

者共議。屠割窮人。取其肝血。如神所勅。樹即更生。車載所伐樹。以還國中。

醫即進藥。王病得愈。舉國歡喜。王命國中人民。其有病者。皆詣宮門。王出



香藥給之病皆得愈。

昔有一菩薩身為九色鹿。毛色九種。角白如雲。常在恒水邊飲食水草。與一鳥為知識。時水中有一溺人。隨流來下。或出或沒。仰頭呼天。山神樹神。諸天龍神。何不愍我。鹿聞下水救之。證言沒可騎我背。捉我角。負出上岸。溺人下地。繞鹿三匝。向鹿叩頭。乞為大天作奴。給其使令。採取水草。鹿言不用。且各自去。欲報恩者。莫道我在此。人貪我皮骨。必來殺我。時國王夫人夜夢見九色鹿。即詐病不起。王問何以。答曰。我昨夜夢見非常之鹿。其毛九種色。其角白如雲。我思欲得其皮作坐褥。其角作拂柄。王當為我得之。王若不得。我將死矣。王募國中。若有能得。當分國而治。賜其金鉢。盛滿銀粟。賜其銀鉢。盛滿金粟。溺人聞之。欲取富貴。念言鹿是畜生。死活何在。往至王所。言知鹿處。王大歡喜。言汝若能得其皮角來者。報之半國。溺人面上即生癩瘡。溺人言。大王。此鹿雖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多出人兵。乃可得耳。王即大出人衆。徑到恒水邊。烏在樹頭。見人兵來。即呼鹿言。知識且起。王兵來至。鹿睡熟。眠臥不覺。烏下啄耳。鹿方驚覺。四向顧望。無復走

勸善書卷九

十六

地。便往趣王車邊。傍臣欲射。王曰。莫射。此鹿非常。將是天神。鹿言。大王。且莫射我。我前活王國中一人。鹿復長跪問王曰。誰道我在此。王便指示車邊癩面人。是也。鹿即仰頭視此人。面眼中淚出。不能自勝。此人前溺在水中。我不惜身命。自投水中。負此人出。約不相道。人心反復。不如出水中。浮木也。王有愧色。乃曰。汝受其恩。奈何反欲殺之。背恩如是。即下勅國中。若有驅逐此鹿者。當誅五族。衆鹿數千。皆來依附。飲食水草。不侵禾稼。風雨時節。五穀豐熟。人無疾病。其世太平。溺人因癩而死。

宋和州開聖覺老。初參長蘆夫鐵脚。久無所得。聞東山五祖法道。徑造席下。一日室中垂問。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然其語。時圓悟和尚為座元。祖舉此語。似之。悟云。好則好。恐失實。不可放過。更於語下。搜看。次日入室垂問。如前。覺云。昨日向和尚道了。祖云。道什麼。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云。不是。不是。覺云。和尚為甚。昨日道是。祖云。昨日是。今日不是。覺於言下。大悟。覺後出世。住開聖。見長蘆法席大威。乃去。嗣夫鐵脚。不原五祖所得。拈香時。忽覺曾前如捧。遂於痛處發難。

成竅。以乳香作餅塞之。久而不愈。竟卒。

嘉言

○犯神者有疾夭之禍。○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怠慢德業則炤以災害。○智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智者保身。愚者殺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行違神祇。天則罰之。

○不禮塔廟。摧毀經像。疑誤衆生。入無間獄。○毀經為衣。竟體剝爛。○毀塔壞寺。偷僧祇物。千佛出世。不通懺悔。○毀塔壞寺。焚燒形像。如是等罪。無量無邊。○壞我佛法。得大罪過。○佛滅度之後。為興塔廟。舍利不滅。威靈尚存。毀之立見惡徵。破之眼。看致禍。

○毀壞天尊大道星辰形像者。生愚癡身。穢身。○毀壞天尊形像者。死入地獄。○身體爛壞者。從毀壞三寶中來。○破壞宮觀。靈壇者。見世眉鬚墮落。過去生毒蛇中。○聖人應物。必資於經。不立真寶。成濟何由。○不修妙義。不修大功。處處有滯。煩惱生死。○輕泄經目。放露天真。受考盟天曹。

感應

宋元嘉三年。謝晦為領軍鎮荊州。謂塔寺不宜在城間。當移之郭外。釋法懸諫。晦不聽。乃自率部下至新寺門。遣隊士八十持刀斧。毀壞浮圖。尊像縱橫。瓦木傾墜。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勃起。晦即怖走。隊人驚散。莫知所以。晦蒙被塵土。以手拭去。膚隨指落。潰爛瘡痍。體無完膚。後夜夢見沙門飛騰空中。光明顯赫。又見二人形悉丈餘。雄姿甚偉。厲聲叱曰。所行返道。尋當自知。其後隊人史雙身著癩疾。經時而死。餘人並犯法。就終。晦連年瘡病。後因謀叛。合家被誅。皆非命而卒。

東魏韓賢。字普賢。齊神武拜為建州刺史。天平初。為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將至。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寶之。賢故斫破之。是夜夢諸天叱謂曰。咄汝賢。破經函。福德消。凶禍及。驚覺不勝追悔。至是。果為賊所殺。

宋元祐間。岳州民家。共請一儒師於僧寺中開學。館誨其子弟。師頗嚴。諸

生情學者必罰之。有李受二之子。頑鈍悖傲。不受師教。日受呵責。一日遇其師。暫出取鐵釘釘伽藍神之背。曰。爾獨不佑我。使我日受師責。又於輪藏上取一小佛像。投棄井中。其夜受二夢一僧。一老叟來其家。老叟曰。爾家惡子鑿我背。良苦。又指僧告受二曰。又推致此人。陷溺於井。爾速令謝。過不然。禍將自及。受二本販魚為業。既覺。即趨出營利。中道忽思憶。昨夢方俟晚歸。詢問其子。歸則子已患背疔。口噤不能言。明日狂發。走寺中。赴井死。受二自下取屍得。所投佛像。乃問其同學諸生。知其子所為。及釘伽藍事。隨作齋安謝而已。無及矣。

宋吳興沈僧覆。大明末。本土飢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形銅像甚眾。僧覆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數四。悉滿焉。因將還家。共鑄為錢。事既發。與執送出都。入船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堪忍。未及受刑而死。舉體皆折裂。狀如火燒。

宋周宗者。廣陵人也。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

初年書卷一九

文

竄。間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晶為相。因共竊取。出村。質食。其一人羸病等輩。輕之。獨不得分。既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全免。

梁人郭祖深。上梁武一十八條事。請廢郭內小寺。及無業僧尼。梁武不納。後夢見善神。唾之。成白癩。雖悔不差。

唐貞元中。有軍帥過宜春。留止佛寺中。縣官牽羊。携酒往勞之。帥剗羊宴會。先令羣卒灑掃堂宇。屏除像設。移置廡下。就廡剗羊。血濺像面。指爪及胸。悉已雷汚。及賓客至。帥始就席。即如昏狂仆地。因遂成疾。其暮剗羊之人。亦發狂暴。持刀自毀其面。并毀胸指。流血不已。竟夕而死。

唐貞觀中。有人任舊州屬縣令。征高昌於寺。得一真珠像。至京師。諸大寺欲與千貫錢買之。不肯。遂毀破。賣得一千三百貫。後月餘。患重。寤寐之間。見一僧云。何因毀壞尊像。遂遣人拔其舌。長尺餘。苦痛呻吟數日而死。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薛孤訓者。為行軍倉曹參軍。及屠龜茲城後。乃於精舍剗佛面取金。旬日之間。眉毛總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悔過。所得

金者皆迴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

唐會昌中有中人王義逸者護鳳翔軍。值武宗毀佛刹。義逸以家財易諸瓦木。取其精者。遂大營市邸。并治其第。為岐下之甲焉。居三年。一日有小吏入告。有不便事。且泣曰。某適方就室假寐。有紫衣人。抬入一朱戶。則類將軍之第也。見絲竹綺羅。賓客列坐。滿堂。獨無將軍。紫衣人指階下一徑。曰。此路可見公主人。因北趨。見荆棘滿野。其路纔可容人。步至低屋。排戶而入。見將軍卧于床上。繫其手足。有人持火至。方覈其髮。因出涕言曰。吾不幸生奸賈。販僧寺材礎。以貪其利。今繫於此。後三日當死。君歸為我告家人。速毀邸第。以歸佛寺。不可輒留。既而焰滅。不能盡言。義逸怒而叱之。明日果腦發。離三日而卒。

唐相州鄴城中。有丈六銅立像一軀。賊丁零者志性兇悖。無有信心。乃鑿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雖加瑩飾。血痕猶在。又選五百力士。挽令仆地。銷鑄為銅。擬充器用。乃口發大聲。響烈雷震。力士亡魂喪魄。人皆仆地。遂悶宛轉。怖不能起。由此賊侶慙惶。歸信者衆。丁零後竟被誅死。

勸善書卷十九

九

唐鳳州城南。有明相寺。寺有佛數尊。皆飾以金焉。亂離之後。有貧民刮金鬻而自給。迨至時寧。金彩已盡。於是遍身生癬。癢不可忍。常須以物自刮。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而死焉。毀佛之咎。昭報如此。

唐冀州故觀城人。姜勝生。武德末年。忽遇惡疾。遂入家山。醫療積年不損。後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眠忽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但為我續手。令爾即差。至旦。忽憶於武德初年。在忝地裏打雀。於故村佛堂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赫雀有人見者。云。盜裂經。大罪。勝生反更惡罵。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總落。夢中所見。宛然舊像。遂往佛前。頭面作禮。盡心悔過。崔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痊愈。鄉人號為聖像。

偽蜀潼江起軍。攻取閬州。兵火燒劫。閭里蕩盡。佛寺有一大鐘在地。有一卒運大石擊鐘。令碎而鬻之。鐘破裂。裂流迸。正中卒脛。雙折而死。

宋初蜀中有一男子。既貧且賤。於上物連生一片贅肉。如展兩手許大。下覆其口。形狀醜異。殆不可言。其人每飢渴。則搗贅肉。以就飲啜。頗甚苦楚。

或問其所因。則曰。少年無賴。曾在軍伍。嘗於佛寺安下。同火共刲一羊。分得少肉。旁有一佛像。吾以置其上。吻問。不數日。嬰疾。遂生此贅肉焉。

宋溫州市人張八居家。客持檀香觀音像來貨。張恐其作偽。欲試之。而遍體皆彩繪。不可毀。乃以小刀刮足底香屑。藝之。既而左足大痛。如疽毒攻其內者。藥不能施。足遂爛。

宋徐州有老女人。積得錢十千。欲寫金剛經一卷。有一經生來請為寫。當時付與十千。經生用二千錢起寫經堂。三千文作新淨衣。餘者買紙筆墨。裝潢。每日持齋。專心繕寫。既畢。安置堂中。忽有別經生數人。嫉其得錢多。欲來偷經。毀藏。潛入室中。並不見經。惟存白紙一卷。却問主人借經看。其女易衣熏盥。入佛堂取經。却是所見白紙。其經字甚分明。是諸經生因起惡念。時鬚眉俱落。

唐潭州袁孝昭。克傲豪橫。惟事侵奪。尤不信佛法。所居之東有一僧寺。高敞深曠。心甚樂之。而寺惟二僧相繼而死。袁偽作契券。稱僧存時嘗賣此寺與己為業。便欲移居其中。妻與一女力諫不從。即先毀佛像。以木撞擊

像首。乃壞其體。率數力舁棄於江。遂徙家焉。隣寺僧訴於郡。袁盡賂郡官。僧不得志。將訴於朝。袁在家。忽夜聞四面喧囂之聲。起視。無有也。是夜袁夢數十鬼卒來執縛至冥司。王者問袁曰。誰毀佛像居僧寺。袁甚恐。不敢言。拷掠鞫問。以鐵椎碎頭。次碎其肢體。棄湯鑊中。忽然而寤。大懼。與妻子言之。明旦謀遷去。即發狂暴死。後三子及同毀佛像者相踵皆卒。惟妻與女得存。

唐西京清禪寺。先有純金像一軀。長一尺四寸。重八十兩。隋文帝之所造也。貞觀十四年。有賊孫德信偽造璽書。將一閹豎子。詐稱勅遣取像。寺僧聞奉勅索。不敢拒。付之。經宿事發。像身已被銷破。惟頭不銷。太宗大怒。寔以極刑。德信未死之間。身已爛壞。遍體瘡潰。寺僧更加金。如法鑄成。

隋開皇中。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當陽丈六金銅大像。并二菩薩俱長丈六。其模戴顛所造。正當棟下。于時焰火大盛。眾人拱手。咸共嗟悼。大像融滅。忽見欵起。移南一步。棟梁摧下。像得全形。四面顛木炭等。皆去。像身五六尺許。雖被火焚。而金色不變。跌下有銘。大衆咸駭。歎聲滿路。後移在白

馬寺鳥雀無踐至唐永徽二年盜者欲利像銅乃鋸窓樵斷將欲拔出遂被壓腕求拔不得脫至曉僧問盜者云有一人著白衣在堂內撮手求脫不得也。

唐益州王顏子者性凶傲不敬三寶永徽中嘗夜入福感寺塔毀取相輪將至底級兩柱忽夾之求出不得漸漸急困恍惚聞見一胡僧語之曰汝欲得脫可大唱曰賊在此不爾則必死矣賊即依命大唱數聲寺僧聞之往救方得拔出。

梁柱龕性凶頑不信三寶三休閣舊有佛像二軀皆金銀為之龕欲毀為甃先念數卒上閣壞佛項椎鑿始舉二像一時回顏眈眈之所遣諸人臂如墮落不自勝舉失音如醉杜龕亦爾久乃醒悟仍被打築遍身青腫惟見金剛力士可畏之物競來擊之受苦呻吟舉形洪爛膿血交流穿皮露骨而卒。

東晉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寧康中沙門釋道安所造及成就已像夜自行至萬山天明迎歸寺夕又出至寺門山踞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鎮副

長孫哲志性兇麤先欲除毀令百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哲大怒乃至加五百人方倒震地哲喜落馬尋卒當毀像時於膝下倒垂衣內銘云此像三周甲午當滅勘以長曆天略符焉其所踞石在本寺今名啓法是也。

唐岐州岐山縣華陽鄉王莊村有人姓馮名玄嗣生來麤獷殊不信敬母

兄承舍利從東都來將欲藏掩玄嗣不許母兄不用其語至舍利所禮拜還家玄嗣怒曰此有何驗而往禮之若舍利有功德者我家中佛像亦有

功德即取佛像燒之竟有何驗母兄救之已燒下半玄嗣忽倒不覺暴死經三日始活說云忽到一處似是地獄有大鳥飛來啄睛取舌入大火坑

燒烙困苦覺身瘖悶以手摩面眉髮墮落目看大地全無精光親屬傍看皆知罪驗諸人語曰汝自造罪無可代者玄嗣神識不與人同但曰火燒

我心以取俗人之語教吾不信謗佛之罪今殃著身東西馳走又被打杖懼怕號哭但惟叩頭彈指懺悔乞命乞命而晝夜號走不魯暫住至二月

十三日親屬哀懇請僧懺悔乞願造像又將至塔所于時京邑大德極多時行處法師為眾說法裴尚宮比丘尼等及俗人士女向有萬人咸見玄

嗣五體投地對舍利前號哭自撲至誠懺悔不信之罪又懺犯尼淨行打罵衆僧盜食僧果自懺已後眠夢稍安大患仍自不差未及一年而死

劉宋時臨川康王在荊州城內築堂三間供養經像堂壁上多畫菩薩圖相及衛陽文王代鎮廢為寢室悉皆泥洽乾輒褫脫畫狀鮮淨再塗猶爾王不信向亦謂偶爾又使濃塗而畫像徹現炳然可數王復令毀故壁悉更繕改不久抱疾閉眼輒見諸像森然滿目於是廢而不居頗事齋講宋元嘉中京師簡靜寺尼智通年貌殊美信道不篤罷道嫁為梁羣甫妻後生一子年七歲家貧無衣為尼時有法華等數卷經皆素絹書之即浣持為衣兒著之毋忽驚悸遂患褊體剝爛狀若火烙生白蟲日去升餘燥痛煩毒晝夜號咷忽聞空中告云壞經為衣得此劇報旬餘而死

梁梁州有一貧人寒甚無衣偶得安養寺僧舊袈裟一件製為內衣忽雷震而死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法也

唐蜀州新津縣平蓋化即第十六化也神仙崔孝通得道之所真像存焉化有玉人長一丈見則天下太平殿左有玉女泉水深三四尺飲之愈疾

化之上當山之半有搏木樹徑六七尺居人常聞其下有考楚號咷之聲莫知所以大順元年丁未山下居人何六者本性凶悍不懼罪福因值干戈化中無道流棲止乃毀拆屋宇採伐林木為樵薪以貨之固有日矣一旦詣山前僧舍中求水漿以救其渴之僧素與相識聞其聲哀切出門眎之見其仰面反手如被拘縛喉中喘急流涕於口問其所疾荅曰我為毀平蓋化屋宇斫伐樹木今有青衣使者追捉繫縛將往搏木樹下地獄中考問去渴乏既甚乞少水相救耳以水與之良久徑去死於搏木之下鄉里共所知焉又有人取水見泉側有雕飾二玉女世傳為奇玩遂盜之因無玉女之像泉畔小舍亦被人毀折近化居人見神人攜盜玉女并毀舍人生竟入化中二人遂皆風癩數年而死

唐成都龍興觀即後周至真觀也基址廣袤西面通街大殿講堂玉華宮碑碣皆在有王峯者事潁川王於小蠻坊創置私第以基地卑濕乃使力役者斫觀門土墻及廣掘觀地取土數千車築基址土木未畢已數口凋

一旦自衙歸宅於其門外見二青衣人白為觀中取土事要有勘對應

峇之間下馬而立其觀內有鐘樓曰靈響臺有門橫宏壯制度精巧節度使吳行魯奏移門樓於天王寺折其鐘樓遺蹤勝賞併為毀蕩矣頃年駕在蜀明道大師尹嗣玄云行魯之吏因疾入冥數日復活言見行魯為鬼吏所驅搬運龍興材木鐵鑼繫械晝夜不休木繞積塚又却飛去如是搬運不知何年當得息爾欲求子孫為立觀門以贖其罪而子孫貧窘固不及爾

唐咸通中長沙有惡少十人聞緹仙姑修道於衡山魏夫人仙壇之下十人者深夜持火挺刃將徃害之既入其室仙姑在床了不能見遂出門推壞仙壇壇乃一巨石方可丈餘其下圓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則動人多則屹然而佳十人者推之轟然有聲山震裂裂謂已顛墜終不能動乃相率奔去及明行至遠村其同志者皆為虎所噬內惟一人毀壇之時不同其惡獲免虎害

昔阿育王崩諸臣欲立太子以紹王位有一大臣名阿笈耨羅地曰阿育大王善捨滿十萬億金作諸功德以四億太子封藏不與王捨閻浮提地

勸善書卷十九

三

以施佛法僧欲以滿足今日大地皆屬三寶云何便使太子為王諸臣即辦四億金送寺然後共立如是四世王名弗沙蜜多羅華言增問諸臣曰我當作何等令我名業久存有臣啓王曰先王阿育造八萬四千如來之塔復興種種供養名德相傳無有斷絕王曰先王有大威德能辦此事我不能作更思餘事有一臣曰有二種法名傳不滅一者作善二者作惡先王造塔今王壞塔二俱不朽王乃從之即興四兵徃詣寺舍先至鷄雀寺中門前有石獅子即作獅子吼王聞驚怖還入城中如是再三呼諸比丘問言我壞塔房何等為首比丘答曰並不應行必不得已寧壞僧房勿壞塔也王即殺害比丘壞諸塔寺至婆伽羅國又復唱言若有沙門頭者賞之千金此國有一羅漢化作多比丘頭傳與百姓送徃請金王之庫藏金寶竭盡後知羅漢倍復瞋忿羅漢入城盡定王徃殺之終不能得以滅盡定力亦傷其體如是漸進至塔門邊塔神曰有蟲行神先求我女我不與之今為護法即呼蟲行共立誓言知伏此王勿壞正法以女妻卿時蟲行神生南方海中排揚地浪大山推竿龍王上及四兵眾無不死盡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苟急情偷懦之為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為樂。若者必滅。○酒之為物傷性敗德。○耽嗜滋味玩味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猶有凶迷不復終。當人鬼同誅。○衆人之宴安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嗜酒者窮餒之始也。嗜欲者潰腹之患也。○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斧斤。○莫大之禍起於須臾。已難悔。○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損德害身之太。莫過於嗜欲。○貪心害己。利口傷身。○閒居慎勿說無妨。纔說無妨。便有妨。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君子蒞敬日嚴。安肆日偷。○自破淨戒。破他淨戒。如是罪惡。無量無邊。○若毀犯禁戒。現世惡名聞為人所輕賤。命終墮惡道。○五戒不持。入天路絕。○酒為放逸之門。大聖知其苦本。肉是斷大慈之種。大聖知其殺因。○常食酒肉。恒食葷辛。善神捨衛惡鬼交侵。○前生不持戒。人面而畜心。汝今招此咎。怨恨於何人。○貪財愛淫欲。心惡若豺狼。地獄如箭射。極苦若為當。

勸善書卷一九

三五

僧道出家。纔入道場。逆料施利多少。加減法事。或醉酒飽肉。畜妻私寮。如此等類。歷劫不赦。○若有人持戒。朝為夕替。自貽其殃。○若人破戒者。見世遇三災。○凡人違犯經戒。皆奪筭。○嗜酒食肉。好食辛穢者。見世生百病。○身為餓鬼。循歷鑊湯。燒鐵為丸。飢則當食。以報破齋違戒之罪。○不得其容。動作必凶。○耽滯聲色。五味積集。疋生逢禍難。破受酸辛。○凡人有過。小則奪紀。大則奪筭。○道法於人。不等閒。思量戒行。徹心寒。千年鐵樹開花易。一日酆都出世難。

感應

宋南城縣陳氏子謙。字德光。始為士人。後出家削髮。法名體謙。素不檢嗜酒及色。既為僧。故態不少。悛雖居報恩光孝寺。而常常在家。且竊汚比鄰婦女。外間盡知之。謙處之自若。至於酣酒食肉。特其小小者耳。乾道末年。

染疾未甚，困篤夢被追到冥府。主者公服怒坐，責之曰：汝口誦般若而身犯戒律，死有餘罪。叱獄卒械之，謙稽顙謝過，竟不許。齋寤顛悸，與人言所見，曰：悔無及矣。旬日死。

宋武城之東普光寺行童元暉，近村王氏子也。既作僧，為街坊化士。嗜酒不檢，一意狎遊。年二十五歲，得疾甚惡，還其家困卧。閱一寒暑，忽昏不知人。舉室環泣，少頃，仰首長鳴，頓仆于下。問其所苦，稍能言，曰：腰脊之下，尾骨痛不可忍，呼湯醫孔彥璋視之，乃短驢尾。自皮膚間啞出，父畏醜，狀宣播，急掩其衣，痛愈切，復裸以示人，然後止。明日長尺許，又明日遍體生毛，首面已肖驢形。數日後，蹄鬣俱備，兩耳翹然，喙乳悲鳴，四肢據地卓立，儼成真驢。家人議欲殺之，寺僧云：不可。此天所以示戒彰其惡報，以懲後來如殺之，是逆天背理，將為君家不利。於是畜于厩中，而弗施鞭勒，驢嘶取不已。且亂鬻人，試舉鞍置前，則聳耳以待。若有喜意，負重致遠，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年方死。

宋南城橋寺龍王堂僧德堯，姓張，未嘗懺戒，持念而處，已殊猥下。昧然酒

肉徒耳。嘗赴人家齋供，初品發羹，食之無餘，旋覺兩眼癢澁，摩擦不已。以馮酸餽至前，他人既舉筋，此僧獨皆背弗顧。主人意其飽，語之曰：大師雖飽，強食一枚亦佳。答曰：所下何物，在何處鄰坐者為執，置掌中，亦不以向口。視其瞳子，略無晶光，問其故，曰：眼前全黑暗，不知身之所在，至不能辨黑白。寺僮掖以歸，雙眸空存，不覩一物。呼醫療之，言不可治。或教使曉夕稱誦觀世音菩薩，且入懺堂自悔，前過，真有復明之理。然卒不能從其言，終身為盲瞽云。

宋黎道姑者，不知何許人。明道元年，來武當山結草庵，常閉戶晏坐，畏與男女遊，從但舉手指心，不發一語。居兩歲，嘗出行山，忽若有所思，自此方寸錯亂。起居言語與昔時不同，數往山下人家，酒肉淫泆，無所不為。一夕五龍觀主鄧法師夢黎來方丈，稽首禮拜，云：某居山下，不合妄起塵心，觸犯上聖。明日當墮畜類，入觀門為驢，負重望慈悲領卹。鄧未及言而覺，亟遣道童詢之，還報云：黎姑昨夜狂走山中，作驢鳴數聲，至夜死於七星坡下。鄧驚異，集其徒告以夢，俄頃磨下報四更時產一牝驢，即率眾往視，驢

赴前如迎候然。鄧捐其背。諭以隨業領受。即點頭伏地。五年復夢其來謝曰。受罰負重千日。今已滿足。來日當受生人世。乞以遺軀赴屠分割。不然。即為人不得全肢體矣。至旦驢已死。乃如其請。剝馬。

宋雲頂山慈雲寺主僧。審言性貪鄙。欺隱本寺施財。飲酒食肉。畜養妻子。無所不為。僧眾稍孤潔者。必遭凌辱。一旦疾篤。自言見空中繩懸一石曰。有鼠齧之。繩斷正中其心。大叫氣絕。久而復蘇。如此數十度。方卒。逾年寺下村中。牛生一犢。腹下分明有審言二字。

唐姚待梓州人。常持金剛經。并為母造經一百部。忽有鹿馴戲。見人不驚。犬亦不吠。遂巡自去。有人宰羊。呼待同食。食了即卒。忽有追者引去。見一城門上有扁額。遂令入見王。王呼何得食肉。待云。雖則食肉。比先持經。王稱善。曰。既能持經。何不斷肉。計爾昔日持經之功。當壽九十歲。死登忉利天。今爾破戒。止四十五歲。死後受地獄苦。若能虔精改過。猶得少減苦趣。遂得復生。

昔迦羅奈國有婆羅門辨言子。名曰執持。受佛禁戒。無所違犯。執持久後。

勸善書卷十九

二十六

到他國中。見人殺盜婦。便貪愛之。見人好惡。便論道之。見飲酒者。便欲追之。無一時定。便自念言。悔受戒誓。當以還佛。即詣佛所。言前受五戒。多所禁制。不得從意。佛法尊重。非我凡類所能恭事。罷可得否。佛默然不應。言未絕口。即便有自然鬼神。持鐵椎扣執持頭。復有鬼神脫其衣裳。鈎其舌者。有婦女鬼。刀割其陰。有鬼洋銅。澆其口。前後左右。皆諸鬼競來分裂。取其血肉而取食之。又有自然之火。焚燒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急持。不令得動。佛見問曰。汝今云何。執持口噤不能復言。但手自搏。佛以威神救度。執持諸鬼神。見佛世尊。各立一面。於是得蘇。便起叩頭。前白佛言。我身有五賊。擊我入三惡道。坐欲作罪。違負所受。願佛愍我。從今改往。修來。奉受戒法。持月六齋。歲三長齋。燒香散華。懸雜幡蓋。供事三寶。不敢復犯。佛言。汝今所言。是為大善。汝若眼見。自作自得。非天授與。

昔時有六十初發心菩薩。共到佛所。五體投地禮足已。於地未起。悲啼雨淚。向佛合掌。而作是言。善哉世尊。我等業障。願分別說。令我等心自清淨。勿復更造。佛告彼菩薩言。諸善男子。汝等過去。於拘留孫。如來教中。出家。

學道既出家已。住於禁戒於戒放逸。住於多聞於多聞放逸。於頭陀功德。皆悉損減。於時有二法師比丘。汝於彼所誹謗。欲為多利養。名聞因緣。於彼親友施主之家。嫉妬慳貪。於二師所親友檀越。汝復破壞離散。兩舌毀辱。令生疑惑。不生信心。信不具足。說非善事。時二法師。所有衆生。心生敬信。隨順之者。令彼等輩。斷諸善根。作諸障礙。汝等以此業障礙故。遂於六十二百千歲。墮於阿鼻華言無間大地獄中。復於四萬歲。墮於活地獄中。復於二萬歲。中墮黑繩地獄中。於八百千歲。墮熱地獄。汝於彼處捨命已。後還得人身。於五百世中。生盲無目。以業障故。所生之處。一切暗鈍。忘失本心。善根閉塞。少於威力。衆皆捨棄。恒被欺凌。為人憎惡。毀譽誹謗。常生邊地。貧賤之處。下種姓家。少利養。少名聞。不為他人恭敬供養。亦不尊重。人所不喜。衆所厭惡。汝等從此捨身命已。於後五百歲中。正法滅時。還生於惡國惡人之處。下種姓家。貧窮下賤。被他誹謗。忘失本心。所作善根。常有障礙。雖暫遇明。還被翳暗。汝等於彼五百歲後。一切業障。爾乃滅盡。於後得生阿彌陀極樂世界。時彼如來。方授汝等阿耨菩提。華言無上覺記。

唐東宮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年未弱冠。時暴疾死。三日而蘇。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行入官府大門。見有四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為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後行漸瘦惡。或著枷鎖。或但去巾帶。連袂。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位。亦去巾帶。連袂。辯憂懼。專心念佛。忽見生平相識僧來。入兵圍內。莫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哀請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辯許諾。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訊問。至門外。僧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曰。日西當活。又以黃帔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繫音置淨處。仍示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襲帔置床角上。既而日開。身動。家人驚散。謂屍欲起。惟母不去。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意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違。晝則夜反。既至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帔在床頭。及辯能起。帔形漸滅。而尚有光。七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年。有人勸食猪肉。辯不得已。食一臠。是夜夢已化羅刹。牙齒各長數尺。捉生猪肉。食之。既曉。覺口腥。唾出血。使人視。滿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妻家逼食。後乃無驗。然

而辯自五六年來。遍身患瘡。潰爛臭穢。醫不能愈。人皆以為破戒之報。  
宋蔣小德。江陵人也。為岳州刺史。朱脩府中聽事典史。少而信佛。勤謹過  
人。脩大喜之。每有法事。輒令典知其務。後經數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殮  
復蘇活。言有使者稱王命召之。小德隨去。既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  
法。帝勅旨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筭猶長。故令吾特相召也。君此後  
將受天中快樂。小德喜諾。王曰。君且宜還家付託後事。及作功德。可速為  
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陋弊。逢新寺。難公於  
此屋前。既素識。且相問訊。難云。貧道自出家來。未嘗飲酒。旦就蘭公。蘭公  
苦見勸。逼飲一升許。被王召用。此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得生天。今乃居  
此弊宇。三年之後。方得上耳。小德至家。欲驗其言。即夕遽遣人叅訊。難公  
果以此日於蘭公處睡卧。至夕而亡。小德既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期奄  
然而卒。

宋沙門智達者。益州索寺僧也。行同流俗。而善經明。年二十三。宋元徽三  
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殮。遂經二日稍還。至三日旦而能言。視自說始死之

時。見兩人皆著黃巾袴褶。人立於戶外。一人徑造床前。曰。上人應去。可  
下地也。達曰。貧道體羸。不堪涉道。此人復曰。可乘輿也。言卒而輿至。達既  
升之。意識恍然。不復見家人屋及所乘輿。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逕艱危。  
登頓勞倦。不得休息。及至。見朱門牆闥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  
朱衣冠幘。據高床座。姿貌嚴遠。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執刀劍。列  
直森然。貴人見達。乃歛容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有識以來。  
不曾作罪。問曰。誦戒廢否。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嘗習誦。比逐齋講。恒事  
轉經。故於誦戒時。有虧廢。復曰。沙門時不誦戒。此非罪何為。可且誦經。達  
即誦法華三契而止。貴人勅二使曰。可送惡地。勿令大苦。二人引達出門。  
行數十里。稍聞轟礮鬧聲。沸騰而前路轉暗。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  
黑。蓋鐵門也。墻亦如之。達自心念經說地獄。此其是已。乃大恐怖。悔在世  
時。不修業行。及大門裏。鬧聲壯烈。靜聽方知。是人叫呼之響。門裏轉暗。無  
所復見。時火光乍滅。乍揚。見有數人反縛前行。後有數人執义义之。並如  
流泉。其一人乃達從伯母。彼此相見。意欲共語。有人曳之。殊疾。不遑得言。

入門二百許步。見有一物形如米囤。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囤上。囤裏有火焰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囤墜地。悶絕良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鑊十餘。皆煮罪人。人在鑊中。隨湯出沒。鑊側有人以叉刺之。或有攀鑊出者。兩目沸凸。舌出尺餘。肉盡糜爛。而猶不死。諸鑊皆滿。惟有一鑊尚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即時應入此中。達聞其言。肝膽俱喪。乃請之曰。君聽貧道一得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頃。祈悔特至。既而四望無所復見。惟觀平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導達行。至一樓下。樓形高小。上有一人。裁得容坐。謂達曰。沙門現受輕報。殊可欣也。達於樓下。忽然不覺。還就其身。自此齋戒。逾堅。禪誦彌固。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阿難華言慶喜。佛弟子名也。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一餓鬼。身如焦柱。腹如大山。咽如細針。又復生盲。為諸烏鷲鴟鳥所啄。宛轉自撲。揚聲叫喚。無有休息。爾時阿難問餓鬼言。姊妹。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如是苦。餓鬼荅言。有日之處。不須燈燭。燭有如來。汝可自問。爾時阿難尋往佛所。白佛言。世尊。我於向者入城乞食。見一餓鬼。極受苦惱。

不可稱計。向佛如來。具說事狀。不審世尊。彼餓鬼者。宿造何業。受此報耶。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誨如達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遊行教化。到鹿野苑中。時有女人。身抱懷妊。見佛世尊。甚懷敬信。足滿十月。生一女兒。端正殊特。人所敬仰。年漸長大。往詣佛所。聽佛說法。心懷信敬。還歸家中。白二親言。惟垂哀憫。聽我出家。父母固遯。不能令止。遂便出家。作比丘尼。時父母為此女故。造僧伽藍。又請諸比丘尼。共住寺中。時長者女於戒律中有少毀犯。諸比丘尼。驅令出寺。心懷慚愧。不能歸家。寄住他舍。生大瞋恚。便作是言。我自有一舍。止住其中。今者云何。反更驅我。自用住止。即便向彼長者居士。說諸比丘尼種種過惡。狀似餓鬼。不自生活。但仰百姓。使我受身。莫見此輩。作是誓已。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今得生盲。

元僧奕休庵揚州人。早歲遊淮。向燕京五臺。值歲飢。附高船抵明州。客。天童山。衣壞。納日一餐。夜不寢。儼有古德之風。奉化上雲。寶虛席。眾削牆。請為住持。奕欣然。携一笠而去。坐方丈。掌其金穀。不周歲。盡變。平昔所為。向

之壞衲。今已輕裘尚之一餐。今已列鼎。左右稍有犯。必瞋怒自起撲之。犯者仆地。用拳春脚。搗待氣伸。心暢始休。既而盡括。常任羨餘。就鄞城買民房。易為庵而居。日以資生為事。與竹林寺僧爭屋。訟于官。對理不直。卒死。臨終張目謂人曰。勿用敲朴。我自償還。

宋良禪師。靖州人。楊岐會下尊宿。有小師犯戒律。臨終入惡道。其母夢其子銜恨於師。曰。皆父師不能導我為善。致受是苦。其母以是夢告於良。良未之信。龍圖徐禧德占。是時為布衣。嘗叅扣於良。德占俄夢入一官府。兵吏斧鉞森列。左右熟視之。乃良禪師。坐於庭下。鬼卒以杵撞其背。號叫震裂。復見其小師。枷鎖杻械。蹲踞其側。德占問守閤吏曰。二僧何罪。吏曰。老者乃少者之師。以其師平時不能訓導。縱令破戒。故師之罪特重耳。此猶生報。後七日。與弟子同墜。無間斯為大苦。德占夢覺。遂詢良之所以。乃云。數日來背痛如擊撞。藥不可療。七日果卒。德占嘗述夢大書于分寧諸刹之壁。

昔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庵羅。婆提陀。凶暴惡害人。

無人得到。其處象馬無能近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熟時。並皆破滅。時有長老莎伽陀羅漢。比丘遊行支提國。漸到跋陀羅婆提邑。過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時聞此邑有惡龍凶暴害人鳥獸。及破滅秋穀。聞已。乞食到庵羅婆提龍住處。眾鳥樹下敷坐。具大坐龍聞氣。即發瞋恚。從身出烟。長老莎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烟。龍倍瞋恚。身上出火。莎伽陀復入火光三昧。出火龍復雨雹。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瓔珞。蒼蔔華瓔珞等。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莎伽陀。皆不能勝。即失威力。莎伽陀知龍力盡。不能復動。即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從兩眼出已。從鼻入。從鼻入已。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來經行。不傷龍身。爾時龍見如是事已。心即大驚怖。毛豎。合掌向莎伽陀言。我歸依汝。莎伽陀荅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師佛。龍荅言。我從今歸依三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華言士是龍受三自歸。依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先凶惡事。諸人及鳥獸皆得到所。秋穀不傷。名聲流布諸國。皆知長老莎伽陀能降惡龍。折伏令善。因莎伽陀名聲流布。諸人皆作食傳華請之。是中有一貧女人。信敬誦得。

莎伽陀是女為辦酥乳糜食之。女人念思惟是沙門敢是酥乳糜。或當冷發便取似水色酒持與莎伽陀。莎伽陀不看便飲。飲已為說法。便去。過向寺中。爾時酒勢便發。近寺門邊不覺倒地。僧伽黎衣灑水囊鉢杖等各在一處。身在一處。醉無所覺。佛與阿難行到是處。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荅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即語阿難。是處為我敷座。辦水集僧。阿難受教。敷座。辦水集僧已。白佛言。僧已集。佛即洗足。坐已。問諸比丘。汝等曾見聞有龍名庵羅婆提陀。凶暴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乃至鳥獸無能到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莎伽陀能折伏令善。鳥獸得到泉上。比丘吞言。是中無有曾見聞者。佛語諸比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蝦蟇不荅言。不能。佛言。今後若言是我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佛種種呵責飲酒過失已。因此比丘便制不飲酒戒。

昔佛在世時。時有國王號名犍陀。奉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擔樵人毀其果樹。婆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無狀。殘敗我

果樹。王當治殺。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即為殺之。自後未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逐捶折其一角。血流滿面。痛不可忍。牛遙到王所。白言。我實無狀。食此人少稻。今折我角。主亦追到王所。王曉鳥獸語。王語牛言。我當為汝殺之。牛即報言。今雖殺此人。亦不能令我。不痛。但當約勒。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但坐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今事此道。復不免生死。何用此道。便到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願受五戒十善。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忍辱精進。心智慧。其德無量。後生天上。王歡喜得須陀洹。離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本何因緣。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為兄弟。作優婆塞。共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敢懈怠。壽終升天上。壽盡下為國王。半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復作牛。五百世尚有宿識。故來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上。佛言。四輩弟子。受持齋戒。不可犯也。唐長安普光寺僧明解者。姓姚氏。性聰敏。琴詩書畫。為時獨絕。每欣俗網不樂。道門帶酒。荒情顯慶三年。帝造西明寺。成勅靈潤法師擇人居之。時有寮家數人共薦明解。潤法師曰。公等宜求戒定慧學。增長福田。何乃酒



客畫師以當洪寄。寮寮愧退。明解懷憾。俄而帝徵四科。不問道俗。明解應詔。自舉射策。升第。喜不自勝。遂乃歸俗。頗有餘言。未幾。染疾。見數十人。執猛炬。迎明解。明解大怖。言未終而卒。是年八月也。後託夢相州淨土寺僧。智整曰。明解宿無福業。不遵內教。今受大罪。非常飢乏。儻有故人之情。頗能惠一食否。智整許諾。及寤。遂為設食。至夜纔卧。即見明解來。愧謝之。逾二年。又託夢於畫士張生曰。我不信佛法。今受大苦。痛努力與我寫三二卷經。執手愁歎。賦詩言別。教畫工讀十八遍。令記之。寤乃憶其詩曰。握手不能別。撫膺還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泉路長。松林驚野吹。荒塚落寒霜。言離何以贈。留心內典章。其畫工素不識字。乃倩人錄。以示明解。知友皆曰。是明解文體。不惑。見聞者莫不惻然哀感。

嘉言

利心專則背道。私意確則滅公。○人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怨望於家。細民諍語於道。

勸善書卷一

三二

三報之苦果。○欠負他人錢。蹄穿始惆悵。○今日如許貧。總是前生做。今日又不修。來生還如故。○債負宿殃。來時須受。○貧富交并。債負相違。舉貸。能拒業。結恒隨。心無悔償。苦報何疑。墮斯惡道。長夜無歸。

見世為牛馬六畜者。從負諸抵債中來。○劫賊相逢。攘奪財物。從負債不還中來。○借貸元是施恩。不還却成冤結。既受地獄苦報。又為異類償還。○借貸不還。罪三官。太陰水官考吏主之。○借貸不還。死受殃對。

感應

唐嶺南從事盧傳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嘗有人遺一黑駒。初甚蹇劣。傳素養歷三五年。稍益肥駿。傳素未從事時。家貧薄。硃硃乘之。甚勞苦。然未嘗有銜蹶之失。傳素頗憐之。一旦傳素因省其皂棧。任戲之曰。馬子得健否。黑駒忽人語曰。丈人萬福。傳素驚怖。却走。馬駒又曰。阿馬雖畜生。身有故。須曉言。非是變怪。乞丈人少留。傳素曰。爾畜生也。忽人語。必有冤抑之事。可盡言也。黑駒復曰。阿馬是丈人親表甥。常州無錫縣。賀蘭方玄小字通兒者也。丈人不省。貞元十二年。使通兒往海陵賣。一別。擧得錢一百貫。

時通兒年小無行。被朋友相引狹斜處。破用此錢略盡。此時丈人在遠。無奈通兒何。其年通兒病死。冥間了了。為丈人徵債甚急。平等王謂通兒曰。爾須見世債他錢。若復作人身。待長大則不及矣。當須暫作畜生身。四五年間方可償也。通兒遂被驅出畜生道。不覺生江陵羣馬中。即阿馬。今身是也。阿馬在丈人槽櫪。于茲五六年。其心醒然。常與丈人償債。所以竭盡驚蹙。不敢居有過之地。亦知丈人憐愛至厚。阿馬非無戀主之心。然計備五年。而畜生之壽已盡。後五日當發黑汗而死。請丈人速將阿馬貨賣。明日午時。丈人自乘阿馬出東棚門。至市西北角赤板門邊。當有一胡軍將問丈人買此馬。丈人但索十萬。其人必購七十千。便可速就之。言事訖。又曰。兼有一篇留別丈人。乃驥首朗吟曰。既食丈人粟。又飽丈人芻。今日相償了。永離三惡途。遂奮迅數遍嘶鳴。鬣草如初。傳素更與之言。終不復語矣。其所言表甥姓字。盜用錢數。年月一無所差。傳素深感其事。明日試乘至市角。果有胡軍將懇求市傳素微驗之。因賤其估。曰六十緡。軍將曰。郎君此馬直七十千以上。請七十千易之。亦不候試水草也。傳素載其緡歸。

四日復過其家。見胡軍將曰。嚙七十緡。夜來暴發黑汗斃矣。

唐有崔君者。貞元中為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嘗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贖其直。寺僧亦以太守終不敢言。未幾而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而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縷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歎曰。崔君嘗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文字。已而更生。引至其家。雖豢以芻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為異。亦竟歸其寺焉。

宋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父東坊王家錢十二貫。南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誦為王氏驢。而鬻於陳。王氏所得價錢。償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還。纔直三十八錢。計今日以外。尚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瘞銀百餘兩於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問以何為記。曰。明早從南薰門入。一驛家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得銀。徑詣南薰門待之。果遇麥。馱聯翻來。三者仰頭相視。杜泣。欲率以歸。陳氏之役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為

者杜曰。吾母也。當還原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忿爭。廂官錄送府。府尹印其說。命引驢至前。謂曰。果是汝子。可鞫其裾。應聲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監京師。尹具以白豫。呼入殿庭。復謂之曰。能舉前兩足搭子肩。上則信矣。應聲亦然。豫嗟異良久。欲為官給錢。杜拜曰。若不償。恐母債不得釋。願自出錢。而丐驢歸。豫許。馬杜掃一室。謹事。又二年乃死。

宋廣陵有王氏老姥。嘗貸西谿浩氏束帛。不償。病數月。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西谿。浩氏為牛。子當尋而贖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頃之遂卒。西谿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束帛贖之而去。

唐建安縣令。常有柔家奴執轡。年二十餘。病死。有柔以其勤。頗念之。忽夢奴云。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由令更還作畜生。以償債。我求作馬。兼為異色。今已定也。其明年馬生一白駒。而黑目。駿逸異常。馬後數歲。馬可直百餘千。有柔深歎其夢不驗。頃之。裴寬為採訪。以有柔為判官。寬見白馬求市之。問其價直。有柔但求三十千。寬因受之。有柔云。此

奴尚欠十五千。當應更來。後數日。寬謂有柔曰。馬是好馬。前者付錢。深恨大賤。乃復以十五千。還有柔。其事遂驗。

唐軍吏吳宗嗣者。有吏陳益。從貸錢二十萬。月計利息。一年後不復。旨還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數之曰。我前世負爾錢。我今還矣。爾負我當作驢馬。還我。因焚券而遣之。逾年。宗嗣獨坐廳事。忽見陳白衣而至。曰。某來還債。宗嗣曰。已焚券矣。何為復來。陳不荅。徑之厩中。俄而厩人告馬生白駒。使詣吏舍問之。云死已翌日矣。駒長賣之。正得所欠錢。

唐時長安張高者。轉貸於市。資累巨萬。有一驢。育之久矣。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張和。乘往近郊。營飯僧之具。出里門。驢不復行。擊之即卧。乘而鞭之。驢忽顧和曰。汝何擊我。和曰。吾家用錢二萬。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擊也。然甚驚。驢又曰。錢二萬不說。汝父騎我二十年。吾今告汝。人道獸道之倚伏。若車輪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負汝父力。故為驢。酬之無何。汝飼吾豐。昨夜汝父就吾。籌侵汝錢一緡半矣。汝父嘗騎我。我固不辭。吾不負汝。汝不當騎我。汝強騎我。我亦騎汝。你我交騎。何劫能

止。以吾之肌膚不啻直萬錢也。只負汝一縑半。出門貨之。人酬亦爾。然而無的取者。以他人不負吾錢也。楚行王胡子負吾二縑。吾不負其力。取其縑半。還汝半縑。充口食。以終驢限耳。和牽歸以告其母。母泣曰。郎騎汝年深固甚勞苦。縑半錢何足惜。將捨債豐秣而長存乎。驢擺頭。又曰。賣而取錢乎。乃點頭。遽令貨之。人酬不過縑半。且無敢取者。牽入西市。楚行逢一人。長而胡者。乃與縑半易之。問其姓氏。曰。王。自是連兩數日。乃晴。和覘之。驢已死矣。王竟不得騎。又不負之驗也。

唐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語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楚家欠我五千四百錢。我又負君錢數如之。今可賣我。其人驚異。即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及詣楚家。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而死。

唐大中末。信州貴溪縣乳口鎮有童安玠者。鄉里富人。也。初甚貧窶。與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嘗假借錢六七萬。以助經販。安玠後遂豐富。及珙微。所借錢。安玠拒諱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玠背惠忘義。借錢不還。儻神理難

勸善言卷一

三十五

誣。願安玠死。後作牛以償。其詞甚懇。苦。安玠亦給言曰。某若實負。郭珙錢願死。作一白牛以償。珙債未逾月。安玠死。死後半年。珙家牯牛生一白牯犢。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玠。歷歷然。遠邇聞之。觀者雲集。珙遣人告報安玠家。玠妻子并親屬等往視之。大以為耻。厚納金帛。請收贖之。郭珙憤其欺負。終不允許。以牛毋并犢。別欄餵飼。安玠家率僮僕持白挺。劫取珙多置人守御。竟不能獲。

唐崔寓清河太師安潛之後。父時光啓年至鄭州尋親。乃值淮西不靖。不歸。輦下。遂至湘。遍歷艱難。多行惻憫。長沙中有主店人封八郎。從崔借銅錢一百千。因循不還。崔亦不迫促。乃至十餘年。一夕。崔宅忽聞扣門甚急。伺之。不見有人。如是再三。崔繞寤。夢與八郎坐。說欠負事。俄有青衣使持牒申言曰。封某負銅錢一百千。為馬十五年。封自坐化一紅駱馬。跳躍嘶鳴。下塔望廐而去。崔未覺。聞僕者報。馬生一紅駱駒。自後崔乘十五年。無起卧驚蹶之苦。他人馳驟。必擗頓蹶失。或羈絆偶脫。長途縱逸。盡力追隨。無計而得。崔每呼封八郎。即泯耳低頭而歸於廐中。

唐宜春郡東安仁鎮有齊覺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餘。門人弟子有一二  
世者。彼俗皆只呼為上公。不記其法名也。其寺常住莊田墾畜甚多。上公  
偶一夜夢見一老媪。衣青布之衣。拜辭而去。云。只欠寺內錢八百。上公覺  
而異之。遂自取筆書于寢壁。同住僧徒亦無知者。不三五日。常住有老牯  
牛一頭無故而死。主事僧於街市鬻之。只酬錢八百。如是數處不移前價。  
主事僧白上公云。常住牛死。欲貨之。屠者數輩。皆酬價八百。上公歎曰。償  
債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寢所。讀壁上所題處。無不嗟歎。

唐上虞縣有民章蘊者。因歲歉。於隣人假糧數十斛。後隣人闕食索之不  
還。乃誓曰。的不還作牛犂田。章笑而許諾。期月章卒。其隣家產一犢。當耕  
耨之。咨謂弟凡曰。章某欠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偶以姓名呼  
之。隨聲而應。再荅。既而墮。遊屈膝似拜許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右肋上  
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贖而養之。

宋常州華藏寺僧道良。為知庫數年。多所乾沒。忽則病甚。長老道素夜夢  
良來云。且往近莊養疾去。逮曉則報良已卒。俄近莊報牛夜產犢而病一

勸善書卷十九

四三

目。良素眇。眾皆驚訝。他日道素按視近莊。取犢視之。見素淚下。素謂曰。汝  
知庫耶。業報如此。當隨吾還寺。曳磴作麪供眾。以償宿負。犢即隨肩輿以  
行。不待驅逐。既至寺。日作麪兩石。有常課。主者竊增其數。犢至常課即止。  
驅之竟不行。或呼知庫良公。撫勞之。則淚下。有僮行斤良名。罵之曰。盜常  
住賊。則怒目奔觸。人力不能制。素今日以僧食啖之。

隋并州竹永通。嘗貸寺家粟六十石。年久不還。索之云。還訖。遂於佛堂誓  
言。若實未還。當與寺家作牛。此人死後。寺家生一黃犢。足有白文。乃是竹  
永通字。鄉人觀者日數千。其家用粟百石於寺贖牛。別立一屋。事之如生。  
仍為造像。寫經。月餘。遂死。

宋洛陽畫工解奉先。為嗣江王家畫壁。像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功直  
已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為汝家牛。未幾奉先暴卒。後王家  
犢牛產一駢犢。有白毛於背。曰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馬。

宋彭山楊舜欽。使君嘗善。故計吏王密。密數盜用。使君家物。使君知之。一  
置不問。忽夜夢。密衣言辭去。衣後穿出一牛尾。驚起。家人之夢亦合。相語

未竟外報一牛生。遷取火視之。牛仰首淚下。使君遣人訪咨察。即是日死矣。

昔有長者家富無限。惟有一妹嫁一貧婿。兄數數餉遺。妹轉欲無厭。一日從兄貸麵。兄令自取。便盡取之。兄亦不覺。如此非一妹。命終後。凡家產一犢。兄甚愛之。養食令肥。當殺祠神。時五百賈客欲從主人借錢。頓息在外。展轉自相問言。借取幾錢。各說其多少。最後一人言。但益取之。後同不還。多少何在。時犢子在邊。便作人語。諸人何以乃生此意。我是主人妹。坐貸麵欺兄。今作牛身來償兄債。時五百賈人聞其言。莫不戰慄。皆不復借錢而去。兄大驚異。尤愛養之。待其自然。

昔蜀賓國中有弟兄二人。其兄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中治修居業。時兄數來教誨。勸弟布施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死生善處。而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司。不念妻子。田業財寶。我有此務。而兄數誨。不用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為人所驅。馱鹽入城。兄從城中出。遇見之。即為說法。時牛聞已。悲咽不樂。牛主見已。誣道人曰。汝何導說。而使我牛愁憂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身是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債。故墮牛中。以償君力。牛主聞已。誣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友。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牛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澗。即便命終。得生天上。受極快樂。以是因緣。若人負債。不可不償。

昔佛在世時。有賈客名弗迦沙。因入羅越城分衛。於城門中值新產犢牛。所觝殺。牛主怖懼。賣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水。牛從背後復觝殺其主。其主家人瞋恚。取牛殺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負擔持歸。去舍里餘。坐樹下息。以牛頭掛樹枝。須臾繩斷。牛頭落下。正墮人上。牛角刺人。即時命終。一日之中。凡殺三人。瓶沙王聞之。怪其如此。即與羣臣往詣佛所。具問其意。佛告王曰。往昔有賈客三人。到他國內興生。寄住獨孤老母舍。應與雇舍直。見老母孤獨。欺不欲與。伺老母不在。默然而去。母歸不見客。即問。皆云已去。老母瞋恚。尋後逐及。疲頓索直。三客逆罵。我前已與云。何復索不肯與直。老母單弱。不能奈何。懊惱而呪。願我後世所生之處。若當相值。要當殺汝。正使得道。終不相置。佛語瓶沙王。爾時老母者。今此

特牛是也。三買客者弗迦沙等三人。為牛所舐者是也。

唐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至永徽年中。負同縣人錢一十文。後乃違契拒講。及執契作徵。遂共錢主於佛前為信誓曰。我若未還公。願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言訖。未逾一年而死。至二歲時。向錢主家特牛產一赤犢子。額上生白毛。為路伯達三字。其子姪等耻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隰城縣陪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競投錢物布施。

隋揚州卞士瑜者。其父在隋。以平陳之功授儀同。慳吝。嘗僱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卞父鞭之。作人曰。若實負我。死當與我作牛。須臾之間。卞父死。其年作人牛孕。產一黃犢。腰有黑紋。橫絡周匝。如人腰帶。右跨有白紋。斜貫。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為負我錢。犢即屈前膝。以頭著地。士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葬。

唐鄭州陽武縣一婦女姓朱。其夫先負外縣人絹百匹。夫死之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婦因病死。經再宿而蘇。自云。被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我是司

命府吏。汝夫生時。負我家絹若干匹。所以追汝。今放汝歸。宜急具物至某縣某村某家。送還我母。如其不送。捉追更切。汝死不生。兼為白我娘。努力為我修福。宋即告乞鄉閭。得絹送其母。具言其兒狀貌。一如生平。其母亦對之流涕。戲歎父之。

昔大迦羅越<sup>華言居士</sup>出錢為業。有二人舉錢一萬。至時還之。後日。二人復相謂曰。我更各舉十萬。後不還之亦可。有牛繫在籬裏。語二人言。我先世時坐負主人一千錢。不還。償今三次作牛。猶還不了。况君欲取十萬。罪無畢時。二人驚悟。會天已曉。主人出。二人說牛之語。主人即便放著群中。不復取用。呪願此牛。自今已後。莫復更受此畜生身。若有餘錢。以布施。牛後命過。得生人中。

唐崔公輔。明經及第。歷官至雅州刺史。至官一年。忽覺精神恍惚。多悲恚。猶急。往往忽忘。舉家異之。一旦無疾而終。心上猶暖三日。再蘇。亦即平復。謂其寮佐曰。昨為冥使齋帖。見追隨行三五十里。甚為困憊。至城關。入門。數重。追者引到曹署之門。立於屏外。逡巡有官人著緋執板。至屏迎之。先

拜公輔驚曰某為帖所追乃罪人也官人見迎致拜深所不安官人曰使君固應忘之矣某是華陰縣押司錄事巨簡使君初官曾獲伏事庭廡近奉天符得鄆都掾地司所奏使君任豐都縣令之日於仙都觀中取真人陰君寶經四卷至今不還天符令追生冤勘責使君一鬼日夕在此對會恐使君不知故欲面見具此諮述以報往日之恩耳使君頗覺近日忿怒悲愁精神遺忘否此是生冤被執繫故也於是引至廳中良久言曰此有茶飯不可與使君食食之不得復歸人間矣但修一牀請置黃錄道場懺悔所犯兼請送經歸于本觀生冤即釋放矣因本司檢使君年祿遠近逡巡有吏執案云崔公輔自此猶有三任刺史二十三年壽言訖公輔留手狀官人差吏送還乃於成都及雅州紫極宮忠州仙都山三處修黃錄道場送經還本觀公輔平復如常其後歷官年壽皆如所說此事是開成年中任雅州刺史時也

宋元豐初諸殿直授象州監押以乏資赴官遂於潭州客程永言處賃緡二百五十千程令人力唐政隨諸於任所索錢諸思念供給至薄何由便

得二百五十千還債遂發心與唐在一村店飲酒酒唐醉便推唐下崖入澗諸忻然加鞭後達象州詣州公參見唐在前唱喏諸驚懼唐云他事便不可言吾得爾命即休遂向前捽諸下轎仆地已殞此則負人財貨置人死地而身亦隨死果報其可不畏哉



失道妄行天暴物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用過其分則敗事享過其分則喪身

○凶者心不仁強弱相傷殘殺生當過生結積累劫冤○殺生之罪多生惡道○為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俱是惡業死墮號叫獄○強弱相害

結殃累劫○何須殺他命將來活自己此非天堂緣純是地獄潭○買肉

血滷滷買魚跳鱖鱖若身招罪累妻子成快活○寄語食肉漢食時無逗

適只取今日美不畏來生憂○嗟見世間人箇箇愛喫肉昨日設箇齋今

朝宰六畜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爭頭覓飽暖作計相噉食因果都

未詳首兒問乳色○漁獵好殺違慈損神怨塗反報楚痛何申○人食物

物給人昔相負而冥相償業之致然也○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

然乎哉

萬物營營各貪其生及天道而殺之當有報也○殺害衆生者得疾病

牢獄考決身○熱灰埋體猛火燒身以報殺生之罪○韃臭之慾不止殺

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於貪狼之與封豕鱗甲雖無知必名我

於長鯨之與巨虺○殺害食氣則生死執對○逆天暴物悖道敗德皇天

震怒禍亦隨之○割剔傷害屠毒衆生死受酷對○飲酒殺生恣情忻悅

終朝耽惑至暮荒迷命在須臾自縈地獄

感應

唐李詹率生廣求滋味其友狄慎思教以飲食之法每食鼈輒綈其足暴

於烈日中鼈既渴即飲以酒而烹之復取驢繫於庭中圍之以火馬湯即

飲灰水蕩其腸胃然後取酒調以諸辛味復飲之驢未絕而為火所逼爍

外已熟矣詹一日方中首仆地而卒頃之詹膳夫亦卒一日膳夫復蘇曰

某見詹於地下責其過害物命詹對其所為某即以詹命不可違答之詹

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慎思所傳故得以回無何慎思亦卒

宋江西都按黃敏中因禦寇墜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碎生龜傳之

月餘乃愈而龜頭尚活龜腹間與髀肉相連而生敏遂惡之他日割去欲

殺之

下刃痛楚與己肉無異不能而止龜目所視亦同己之所見也。

宋廣陵有男子行乞於市每見馬矢即取食自云嘗為人飼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檢視見槽中無草督責之乃取烏梅并以飼馬齒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已後因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穢氣。

宋孫承祐每一小飲殺命數萬取鯉魚腮肉為臠坐客數十悉皆供足常圍鹿數百庖人不暇斷喉剖取鮮腴以供食饌性嗜魚作大木斛貯水養魚擔負而隨但取恣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子孫皆乞丐餓死。

宋新繁李氏家養蠶甚盛將成值桑葉大貴遂不終飼而埋之鬻其桑因獲厚利將市肉麪歸家造饅頭以食擘開每顆中有一蠶自此舉家長幼皆死。

宋劉翔酷好獵每遇寒暑不廢前後殺傷不知其數紹興七年忽得奇疾背生三物似鼈而黑隱隱在皮肉間又數日頭足皆具儼然三鼈也已而能動或以魚誘則闐然引頭如飲食狀稍久左右齧食痛不可忍如是月餘乃死死後五日憑其子婦語曰我坐平生殺傷物命過多故獲斯報見今冥司治我正急可速取獵具焚之庶幾知我有懺悔之心。

勸善書卷二十

二

宋吳道夫其妻之族弟為淮西一邑主簿邑陋甚無人屠羊簿與令尉議共釀金買諸旁郡特羊養之非祭祀及大賓客與公家所當用勿得以私意殺約已定父之簿妻妹自遠來相見喜甚置酒歎曲倉卒無以具饌輒烹一羊酒罷婦人同宿簿獨寢外舍至五更聞羊鳴牀下其聲怒而哀撫牀驚之不止少為登牀以角觸簿且齧且罵作人言曰買羊待烹爾之謀也與眾為並豈而首背之我某日當祭社乃死今遽殺我不義必償我命乃可簿曰是我之罪不敢逃死姑容入室別妻子且囑後事可乎羊曰爾殺我肯少貸邪簿亟入扣寢門呼妻妻方與妹酣寢寐不應簿曰我以冤督死甚急故欲與爾別恐不相應我死矣爾勿得嫁否則當為厲以報爾妻驚覺啟門則其夫已卧血中死。

唐牛爽為廬州別駕家有乳母嘗抱小兒捕鳴蟬為戲得即殺之前後不可計乳母忽服上生瘡潰爛歲餘不能愈一日苦癢若蟲行狀抑搔之忽

有腐肉數塊如蠟自瘡中出而血流不止遂卒。

宋台州近城三十里有屠者童七累世以刺豕為業每歲不啻千數又轉販於城中專用以肥其家淳熙初元歲久家人夢先亡祖考蓋集云因小七不改故業我等皆以十餘次作猪死於其手今圈中所蓄豕是我輩然還債已足切勿更加殺害至旦往視之群豕首悉變為人若祖若父若伯叔若姑姊妹皆悲酸出言大略與昨夢所語無異而下體固畜類也頃之復故而外人無所見童遂空群捨入寺且飯僧懺佛痛自洗悔而改其紗帛以自給。

宋婺源叢民江氏以屠牛為業者或能用藥毒牛但慢火煮草烏汁濟以它藥浸鐵針長三寸餘插入牛脅皮中不經日必死則訴之使宰剥肉既非病瘦人食之無害謂為良殺厥價差高數年前鄱陽村屠頗傳習之有江六三者居城東十五里常用此伎農見牛不病而斃莫能曉悉付之鬻賣雖鄰里鄉曲皆無一人知其事紹興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出外至昏暮不歸妻子遍詣平日所往來處訪尋彼人皆云不曾見明日過午妻見群

勸善言卷二十

三

鴉及鵝鷹翔噪於居舍百步間汚池畔試往視之江溺死於中水纔深三尺耳臨斂於其腰囊內得藥針兩枚方知行詐已久而為鬼神所誅也。宋董白額饒州樂平縣白石村民以割牛為業所殺不勝紀紹興二十三年秋得疾每發時須人以繩繫其首及手足於柱間以杖痛箠之方欣然忘其病之在體如是七日方死董平生殺牛正用此法其死也與牛無少異云。

宋周三蛙南城田夫當農隙時專以捕魚鼈鰕鱔為事而殺蛙最多至老不輟淳熙十年得疾不能名其證狀初覺腹中一物往來胃臆間漸痛楚攻剝食飲不復入口家人引手摩拊之隱隱若數蛙蠕動于內久之益侵宛轉一榻上跳擲歎頓呻呼哀鳴與蛙受苦時不異凡一歲乃死。

宋鄱陽市民汪乙販魚鼈以供衣食乾道三年秋至湖上以錢兩千從漁者買一鼈其重百斤還家寘諸室內夜聞呻吟聲甚哀明燈照之乃鼈也見汪來昂首作人言曰願赦殘命放歸江湖當思所以報汪愚而忍以為性持大杖鞭之數十猶乞命不已鄰叟聞而異焉披衣起喚汪免而縱之

於水不聰明且叟又率他居者同勸止且欲衆出錢償所直竟不可後三日殺之未幾坐事繫獄遭杖與妻皆餓死。

宋饒民徐松年者居城下為鄉人攬納稅賦藉其畸贏以自贍每得生雞之饋積之盈籠皆以供饌人或倩託料理公事必用為苞苴投其所嗜故前後所殺不勝多慶元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擊斃一雞方燒湯燖刺忽活而驚飛繞屋近走毛羽為之半脫竟捕取煮食之六歲兒在傍分肉正踞爐爇脚墮於火焰火傷腹毒氣攻中求藥傳不效宛轉痛呼肌體腫爛而後隕。

宋揚州芍藥名天下品類以百數土人無貧富貴賤皆量力種育民曾四六者居于城東北四十里宜陵之北鄉家貲頗豐好治園囿植此花甚多當春時躬自培壅不啻朝暮軌道初年發蕊不敷腴隨即萎落皆疑其必有蟲蚓之屬為害致敗其根乃喚僕隸疏理畦間視最悴者移出果得蝻穴廣深如巨甕大蝻團聚充積不可勝紀於是悉取花置它砌而旋煮沸湯灌穴中群蝻盡死經數日咎忽若首疾若矢乃攻攢肌執赤如火痛楚踰旬自頂至踵生浮泡百枚誤觸則極痛不堪忍窮百計弗効一夕潛投於汙沼中家人覺而奔救及登岸已不能言諸泡同時穿破蝻從中延緣而出良久血肉糜潰訖至于亡。

勸善書卷二十

宋淳熙元年辛江屠者賈膺以貨麀為業常券鬪數十頭每夕宰其一迨旦持出鬻於市吳地少此物率一斤直錢一千元皆爭買移時而盡凡二十餘年贏得頗多一夕大醉認十歲兒為麀束縛於案妻奔往爭救賈示以刀不敢前但拊膺痛哭賈支解剖剥其兒與麀不異四鄰雖聞之畏或相累唯謹閉門明且賈如常日喚兒整擔妻日夜來屠割死了做一堆血肉何呼為驚而往視始痛恨自擲然已無及矣。

宋鳳翔府李氏莊野豎大者及百頃脩竹喬木陰翳其間棲鳥營巢數乃盈萬一少年以鷹犬為務飲啖過人仍多食野物母豎木探巢中鴉雛初生者傳之以油欲其不生羽翼仍置舊處母乃哺之已壯而不能飛乃日取供庖名曰鴉豚以為上味歷數歲妻因產一物正如豚狀見者駭怖李生自是深悔前非不復來捕矣。

宋錢塘民沈全施水皆以捕蛙為業。政和六年往本邑靈芝鄉。按里民李安家寓止。彼處蛙多。前此無人采捕。沈施既至。窮日力取之。令兒曹挈八城販鬻。所獲視常時十倍。一日施先歸李館。逢老僧扣門謂曰。吾鄉群蛙之受釣。發端自汝。今污瀦所產。萬計皆空。暴殄天物如此。將招業報。速從此改業。尚堪贖過。不然非吾所知。申戒再三。施了無悔意。僧去而沈來具以告。沈曰。野和尚如何敢預我經紀事。使我見當與痛打一頓。爾却縱使去。何也。施言尚可追及。乃相率逐之。行一里許。無所值。責其妄語。給已。嗤咄。慢罵。施不能堪。與爭鬪。沈益怒。就取常用剝蛙刀刺之。中脅即死。保正擒送縣。東平鞏庭筠時為邑宰。鞫其獄。眾證既孚。物色逮老僧。杳不可得。沈竟坐殺人。尸於市。

宋秉義郎李樞妻之乳媪姪以消夜圖為博戲。每於彩繪時。多捕蠅虎。取血和筆塗之。蓋俗厭勝術。欲使己多勝也。習以為常。後老疾將終。語人曰。無數蠅虎兒咬殺我。令人捕去。而旁人略無所見。知其不永。久之乃死。

宋唐州相公楊氏子。娶於戚里陳氏。得官至宣贊舍人。平生喜食雞。所殺

勸善書卷二十

五

不勝計。晚年癯發鬚鬢間。未能為甚。宮家所養雞。忽中夜長鳴。大惡之。明日殺而炙之。復以充饌。未下咽。瘡毒大作。種滿一面。久之遂潰。而毒汁流至喉下。齧肌成穴。殊與雞受刃處等。鮮血沾滴。無休時。竟死。

宋興州長道民以釣魚為業。家在嘉陵江北。每日必擊小舟過江南。垂綸於石上。至晡而返。及老尚不輟。一日且暮猶不歸。妻子遙望。民宛然據石如常時。呼之不應。疑以為得疾。其子遽鼓棹往視。見蓑衣覆其體。且日未嘗雨。民元不持蓑笠行。既至已死。但蚯蚓遍滿身中。啞嚙不置。若披蓑茸茸然。蓋平生取魚用蚯蚓為餌也。

宋福州永福縣有村律院。伯仲二僧同房。伯僧愛一大。每食必呼使前。仲甚惡之。見必叱逐。或繼之以鞭箠。如是累歲。伯嘗出外。旬日歸。不見犬。責仲曰。汝常日餽犬特甚。乘我之出。必殺食之矣。仲力辯。不得已乃言。因其竊食。誤擊殺之。埋諸後圃。非食也。伯殊不信。潛往瘞所。發視。急歸。謂仲曰。犬雖異類。心與人同。汝與結冤。非一日。適吾視其體。頭已為蛇。會當報汝。汝不宜往。可倩所知者。再觀之。洎別一人往視。則蛇頭愈長。始大恐。問所

以解寃之策。伯教以盡鬻衣鉢對佛懺謝。遂入懺堂。晝夜不息。凡數年。一夕焚紙鏗覺。盆中有物。意其鼠。撥灰視之。蛇也。乘仲張口。蛇急奔入喉中。遂死。

宋呂德卿親戚家一庖婢曰慶喜。置兔脂於厨。為猫竊食。而遭主母責罵。不勝憤憤。擲猫擲於積薪之上。適有木义正與腹值。簪刺洞過。腸胃流出。叫呼彌一晝夜而絕。後一歲。此婢因暴衣失脚。仆地。為銛竹片所傷。小腹穿破。活血被體。次日亦亡。珠似猫死時景象。蓋冤報也。

宋泉州彭通直居巖石下。林泉清勝。窻戶幽雅。嘗有二禽飛翔於庭。身大如鵲。丹頂烏喙。錦身白尾。或如人語而不可辨。已而巢於庭槐。雞犬燕雀見之。皆斂容迴避。遠近觀者日集其門。月餘。彭令人暮登樹探其巢。獲其一。取其二卵。其一悲鳴而去。籠養其母。令雞抱其卵。其一常飛鳴于庭。若哀懇者。彭命匠造籠設穿。欲并獲其一。其一遂翬霄而去。更不再見。未幾二卵破。五色爛然。年餘。彭以訟繫獄。凡旬日。嘗夜叩獄中之神。以為寃。忽一少年半儀高潔。衣冠儼雅。曰彭君彭君安得無罪。彭意獄神。伏地再拜。

少年曰繫人之母。殺人之子。於心安乎。彭意前生或有此罪。未及對少年。忽不見。彭之妻在家。亦以夫係獄有怨聲。忽聞人語曰爾夫係獄旬日。怨恨若此。繫我一年。殺我之子。曾不少揣於心乎。妻恠之。父乃悟禽語也。明日夫婦聞之。方悟獄中少年亦禽也。遂開籠縱之。禽登屋上悲鳴。父之其一亦至。時觀者如堵。禽忽人語曰。以君仁厚。遠相依倚。君乃不仁。一至於此。繫人之母。殺人之子。九泉之下。此恨無已。後六六年。此心如水。禽忽鳴而去。至寶慶年間。彭死。適去此十二年。始悟其言。

宋張職方太寧宿州人。家富于財。登進士第。性惡鴟。每至官下。必令左右挾彈。彈之熙寧六年。于內艱。權居于符離之佛寺。嘗有鴟巢于殿之魚尾。育二雛。羽翼漸成。飛躍于外。鳴嘯不已。張親彈之。中丸而斃。既而二大鴟盤空鳴聲甚悲。翌日張少庭中。鴟下搏其中。方驚駭。一鴟復來攫傷其鬢。創亦不甚。旬餘潰決腐。及喉遂死。

梁蔡縣令。民以牛酒為禮。宰夫殺牛。牛解徑奔至今前跪。犬哀鳴。令大笑。叱牽去殺之。飲啜醉飽而卧。既寤。便覺體痒。爬搔不已。成癩。十許年死。

齊有一奉朝請嗜牛。非手殺牛則食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見大牛來舉體如刀刺。叫呼而終。

宋吳興有士人。嘗至一村鎮中。市牛肉為脯。屠者為殺一牛。是夕方寢。見人自戶而入。視肉太息。懼而問之。曰。此吾肉也。吾以有罪為牛。當死刀几。死當復為人。今牛報未盡數日。而屠者以君故。前期見殺。又當復為牛矣。士人大驚。詐作佛事。乃滅。

宋紹興初。建州甌寧縣婦人湯七娘。本屠家女。亦善宰牛。平生所戕害以百數。嘗買一牛於野外。相去稍遠。乃蹄之以歸。擬至家屠殺。將下。忽臂髀牢繫不可動。蓋以聯綴於牛背。與皮合為一體。竟不能脫。經數日死。

唐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常攘人猫狗食之。市人皆嫉之。嘗臂鷄獨行。見二紫衣人呼之。曰。冥司有文書。遣汝可即去。因探懷中出一牒。印文猶濕。見其姓名。為猫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棄鷄于拜祈之。且曰。我分死矣。必為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已。初將入。餽饌肆。鬼掩鼻不敢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獨言。人以為狂也。遂索酒九碗。自醺三碗。

勸善書卷二

六碗。虛設於西座。且求其為便。以免。二鬼相頌曰。我等既受一醉之恩。湏為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許諾。以翌日午為期。因酬酒。酒匠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作念鑿楮。如期備酬。焚之。自見二紫衣人挈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忽自言曰。鬼使受賄。事發。冥司復追我。言訖遂死。

宋淳梁張奉直。家田僕素好宰牛猪。屢夢入獸群中。卧。以告奉直之子司理者。司理曰。汝造業已重。將墮畜生。非學誦經。曉夜懺悔。定不可免。因教以觀音經。未幾。稍識字。能終卷。精熟。遂誓言。斷前過。凡十年。偶見他人屠牛。崔怒。顛作。分其半體。割裂鬻之。越兩夕。復夢如初。明日欲誦經。了不能記。一句。字亦不復識。抱病旬餘而亡。

宋市民丘信。暮卒。經宿復活。云。初見一吏出革囊。蒙吾口。氣遂絕。擲于門外。自入門。望其尸。卧于街下。又一吏曰。無令氣盡。此對事爾。留一魂以守尸。俄至一處。若公宇。令赴溷。獄對事。一棘門。汚池臭穢。不可近。池面有亂髮塊。吏以杖擊其髻。曰。樵成髻。即露頭。應高。吏曰。汝通款言。某年某

月日殺羊豕十二隻乃丘信使汝殺令與信對信聞其聲乃州南樵二郎也面色醜惡不可辨呼信曰我罪迷天地汝為我分其十二數以減我過信曰昨以衆戶賽神信實主之但於爾處市肉非我遣汝殺也其頭復沒穢下吏曰子無罪當回矣信問此人何時可出吏曰殺猪羊踰數萬受此苦辛滿數千歲方受生復刈其肉以償殺者

唐隴西李知禮少矯捷善弓射能騎乘無工放彈所殺甚多有時捕魚不可勝數貞觀十九年病數日即死乃見一鬼并牽馬一疋犬於俗間所乘之馬謂知禮曰閻羅王追公乃令知禮乘馬須臾之間忽至王前王約束云遣汝討賊必不得敗敗即殺汝有同侶二十四人向東北望賊不見邊際天地盡昏埃下如雨知禮等敗知禮語同行曰王教嚴重寧向前死不可敗歸知禮迴馬射三箭以後諸賊稍退却箭五發賊遂敗散事畢謁王王責知禮汝敵雖退何為初戰之時即敗以麻辮髮并縛手足卧在石上以大石鎮而磨之前後四人體並潰爛次到知禮厲聲叫曰向者賊並是知禮之力還被王殺無以勵後王遂釋放不管束凡經三日忽向西北出

勸善書卷三十

八

行入一院墻見飛禽走獸可滿三四畝揔來索命漸相逼迫曾射殺一雌犬此犬直向前齧其面次及身體無不被傷復見三大鬼各長丈餘共剥知禮皮肉湏臾揔盡唯面及目白骨并五臟得存乃以此肉分訖禽獸其肉剥而復生生而復剥如此三日苦毒之甚不可勝紀事畢大鬼及禽獸揔失知禮回顧不見一物遂即踰墻南走莫知所之意中自如一跳千里復有一鬼逐及知禮乃以鐵籠罩之有無數魚競來咬食良久鬼遂倒迴魚亦不見其家舊僕養一僧其僧先死來與知禮去籠語知禮曰檀越大飢授以三九白物如棗令知禮噉之應時即飽乃云檀越宜還家僧亦別去知禮到所居宅北見一大坑其中有諸捨稍攢植不可得過見其兄女并婢齋箱箱內有錢絹及別置一器飲食在坑東北知禮心中謂姪女及此婢遊戲意甚恠之迴首北望即見一鬼挺劍直進知禮惶懼委身投坑即得蘇也自從初死至於重生凡經六日後問家中乃是姪女持紙錢絹及飯饌為奠禮當時所視乃見銅錢絲絹也

唐方山開曹州城武人少善弓矢尤好畋獵以之為業所殺無數貞觀十



一年死經一宿蘇云初死之時被二十人引去行可十餘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開登梯而進上欲至頂忽有一大白鷹鐵為喙爪飛來攫山開左頰而去又有一黑鷹亦鐵嘴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頂引至廳事見一官人被服緋衣首冠黑幘謂山開曰生平有何功德可具言之對曰立身以來不修功德官曰可且引向南院觀望二人即引南行至一城非常嶮峻二人扣城北門數下門遂開見其城中赫然揔是猛火門側有數毒蛇皆長十餘丈頭大如五升瓶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開恐懼不知所出唯知叩頭念佛而已門即自閉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諫曰山開未合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曰善令前二人送之依舊道而下復有鷹欲攫之賴此二人援護得免及下山見一大坑極穢惡忽被二人推入須臾即蘇面皮右膊之上爪蹟宛然終身不滅山開遂捨妻子以宅為佛院恒以誦經為業

唐張縱泉州晉江縣尉好啖鱸忽被病死心上猶暖後七日蘇云初有黃衫吏告云王追縱隨行尋見王王問吏我追張從何故將張縱來且速遣

勸善書卷十

九

去旁有一吏白王曰此人好啖鱸斲可罰為魚王令縱去作魚七日當還本身便被所白之吏引至河邊推縱入水坑化成小鯉長一寸許日多增長至七日長二尺餘忽見罟師至河所下網意中甚懼不覺已入網中為罟所得寘之船中草下須臾聞晉江王丞使人求魚為鱸罟師初以小魚與之還被杖復至網所搜索乃於草下得鯉持還王家至堂前見丞夫人對鏡理粧偏袒一膊至厨中被鱸人將刀削鱗初不覺痛但覺鐵冷泓然尋被剪頭本身遂活時殿中侍御史李萇左遷晉江尉正在王家食鱸聞縱活遂往視之既入縱迎接其手謂萇曰食鱸飽耶萇因問何得知縱具言始末方知所食之鱸是縱本身焉

宋張道幾好弋獵其父祖墳側長林巨麓禽獸成叢道幾日與數輩惡少從事其間四面皆設網罟號曰漫天一網所獲亡慮數百既而不暇拾取但從上壓殺分掣而去又嘗於明陽觀側射殺一兔其兔絕小而白耳有缺處自此即恍惚如狂盡將平生獵具焚之築一小庵於觀側日觀其中

一日有二兔直前作人語曰吾為兔已三百年住在張氏墳今為汝殺一

曰吾為鬼已一百八十年。隱於明陽觀側。曾為鷹擗傷吾耳。力竄得脫。今又二十年矣。但凡鷹犬網吾。吾悉能避。不虞君之用弩矢也。吾已訴於上天。當償吾命。米幾果卒。

宋蔡攸之子衡。為保和殿學士。將入朝。家人呼之不醒。意其熟睡。乃為謁告。至辰巳之交。方覺。謂家人曰。我非睡。乃入寘耳。初寢時。有人云。某官召。隨以行至官府。其人入報曰。追蔡衡至。既入獄。吏問曰。近日殺生何也。答曰。舉家戒殺。無有是事。吏曰。此間不容抵諱。吾徐思之。近往池上得鮮鯉。因繪食之。但此一罪耳。吏曰。是也。即取鐵鈎貫頸掛樹間。數武士斃肉頃刻。而盡約食頃。體已復故。主者延升廳事。抗禮拱手問曰。保和相識否。吾乃太師門人沈某也。太師今安否。答曰。適方受刑。痛楚未定。少甜營言之。主者命飲以湯。即不痛。徐問諸兄弟及他事甚詳。將退。吾禱之曰。衡作惡如許。不知何以自贖。曰。盡捨平生服用。庶可救。可悉取所。衣朝服金帶。鞍馬之屬。施慧林寺。且飯僧數百。為吾謝過。是日洪慶善適遊寺。見主僧言之。云。可以為戒。未幾時復以六百千贖所施物去。竟以是年死。

勸善書卷之二

宋湖州醫者沙助教之母嗜食蟹。每歲蟹盛時。日市數十枚。置大甕中。與兒孫環視。欲食則擇付鼎鑊。紹興十七年死。其子設醮於天慶觀。家人皆往。有十歲孫獨見媪立觀門外。遍體皆流血。媪語孫曰。我坐食蟹業。纔死即驅入蟹山受報。蟹如山積。獄吏我立其上。群蟹爭以螯爪刺我。不得頃刻止。苦痛不可具道。適官吏押我至此受供。而里域司又不許入。孫具告乃父。泣號於里域神。頃之媪至。設位所。曰。痛豈復可忍。為我印九天生神章焚之。分給群蟹。令持受生。庶得免。遂隱不見其家。即日鏤生神章板。每夕焚百紙。終喪乃罷。

唐合肥有富人劉肇。好食鷄。毋殺鷄。必先別雙足。置木櫃中。膏血漉盡。乃烹之。以為去腥氣。劉後瘍於鬢。既愈。復生小鷄。足瘡癩中。每巾御必傷其足。傷即血流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積歲。無日不傷。竟以是卒。

宋符離人從四居灘上。家素肥饒。好事口腹。多釀酒沽。其包鮑膾鯉。朝暮飲食。妻元氏解迎逢其意。每親執刀匕。所戕物命。不須可殫紀。元因產死。從生念之不忘。里人春月朝岱嶽。從欲薦。援厥妻持供具。往獻。既至。泰

安三日未登廟縱步市中。白晝與元遇。數人隨之。恍惚間且悲且喜。交叙睽闊。元哽咽而言。我以鬻割魚鼈之故。積業極深。日受楚毒。爾儻見憐。宜思所以救度之理。從泣下曰。吾所以不善。致汝如此。吾生亦不如死耳。至於道佛修嚴。雖罄蕩家貲。固所不惜。元曰。無用多言。明日申酉之際。可獨至廟中。詣西廊之北。一處看我。當可信也。從隨還寓舍。齋戒如期而往。見元齋戒。加桎梏曳索。群鬼驅以前。脫械去衣。束以薦。用鎌刀割截如鑊。流血塗地。湏臾一鬼持盃水。呼其名而嚥之。即還故形。俄又復見。然元六七。反然後施械。擁去。從悲怖出門。晝夜不寐。又明日再遇元曰。信乎。曰。信矣。曰。所禱勿負約也。大慟而別。從歸後。極力營善。果終身不復殺生。

宋侍禁孫玆。見鼈黃河順流而下。射斃。分食之。不數日。暴卒。心尚暖。未斂。復蘇。云。始見四人來追。云。太山牒也。至一公府。見一人衣金紫。正坐。曰。殺鼈也。仰視之。乃韓魏公。勉昔為公指使。遂再拜懇告。公徐念前。低語曰。如今到彼。更再三告之。如不肯放還。但云。命即須償。只乞更檢房簿。看過。遂出門行百餘步。至一公府。三人盡衣金紫。見所殺鼈。已在其左。其西向一

勸善言卷二十

十一

人曰。無故殺鼈。彼有詞。須還他命。勉不得已。以公言白之。遂令請房簿。檢之不數十葉。見特上呈喚鼈。喻曰。此人已伏還命。尚有十五年壽。待至時。當令受罪。言訖。鼈滅。遂命追者放還。出門而寤。

昔有至人鄭仁安。託命告終。露屍於北戎之長林下。國王游獵。放火烧山。四面火匝。仁安忽生。語曰。王今放蕩。傷殺無度。地司已奏朱宮。不出十日。當被攝矣。命過之後。不得在人鬼之列。將為野獸。三百劫方得還生人中。王有三子。於此已死。長者作老狸。中者成老狢。下者為獼猴。未幾王亦暴死。為鹿。為獵師。燒射鹿。曰。我國王也。好獵。受報。獵師放之。亦改業焉。

昔有人常煉鱘貨。歲月既深。而有惡報。一旦歸。怒其妻。擻髮而曳之。其髻子脫在手。腦中盡是鱘頭。戢戢焉。久之乃卒。

唐內侍徐可範。性好畋獵。殺害甚衆。嘗取活鼈。斃其甲。以熱油注之。謂之鼈飽。又性嗜饈。龍驢麻絆於室內。益盛五味汁於前。四面迫之。以烈火待其渴。飲五味汁。盡。取其腸胃為饈。前後烹宰。不計其數。後扈從僖宗幸蜀。得疾。每膳見群獸鳥雀。啄食其肉。痛苦萬狀。又須於床下布火。及以

油醋灌其身仍以匱網蓋覆方暫得睡以日繼夜常瀕如此命將盡唯一束黑骨而已。

唐前進士崔道紀及弟後遊江淮間遇酒醉甚卧于酒館中其僕使井中汲水有一魚隨桶而上僕者得之以告道紀道紀喜曰魚美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有綠衣使者自天而下立於庭中連呼道紀使人執捉言勅曰崔道紀下土小民敢殺龍子官合至宰相壽合至七十並宜除言訖昇天而去是夜道紀暴卒時年三十五。

唐嘗塗民吳俗取鱸魚皆生育之欲食則投之沸湯偃轉移時乃死天寶八載一日命其子取鱸魚是日得三頭鱸其子去鱸皮斷其頭然火將羹之其鱸則化為蛇赤支孺爛長數尺行趨門外其子走反顧餘二鱸亦已半為蛇湏臾化畢皆去其子遂病明日死於是一家七人皆相繼死十餘日且盡。

宋蜀人毋乾昭有莊在射洪縣因往莊收刈有鹿遭豺逐之驚亡走投乾昭昭閉於空房中說與隣僧法惠法惠笑曰天送食物豈宜輕捨乃殺之沽酒炙鹿共僧飲啖僧食一塊忽大叫云刀割我心嘔血至夕而死。

宋蜀民李紹好食犬前後殺犬數千百頭嘗得一黑犬紹憐之畜養頗厚紹因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取斧擊犬有兒子自內走出斧正中其首立死一家惶駭且捕犬大走不知所之紹後得病作狗嗥而死。

宋蜀錦浦坊民李貞家養狗名黑兒貞因醉持斧擊殺之李貞臨老與隣舍惡少白昌祚競昌祚乘醉以斧擊貞死焉時昌祚年十九生與殺狗年正同昌祚又小字黑兒冤報顯然不差絲髮。

宋阮倪者性特忍害因醉出郭見有放牛直探牛舌本割之以歸為象食之其後倪生一子無舌人以為牛之報。

唐洛陽人朱化者以販羊為業貞元初西行抵邠寧迴易其羊有一人見化謂曰君市羊求利當求豐贍君見羊之小者以為不可易也殊不知小者不久而大也自小而易及貨而大其利不亦博乎易之大者其羊必少易之小者其羊必多羊多則利厚也羊少則利寡也化然之乃告其人曰爾知有小羊我當盡易之其人數日乃引一羊主至化遂得小羊百十口。

大小羊相雜為群。迴歸洛陽。行至關下。一夕所易之小羊。盡化為鬼。而立化大駭。莫測其由。明年復往邠寧。見前言小羊之人。化甚怒。將執之詣官府。其人曰。我何罪也。化曰。爾以小羊。迴易我。驅至關下。盡化為鬼。而去。得非汝用妖術乎。其人曰。爾販賣群羊。以求厚利。殺害性命。不知紀極。罪已彌天。自終不悟。而反怒我。我即鬼也。當與群羊。執爾而戮之。言訖而滅。化大驚懼。尋死於邠寧。

宋沛國有一士人。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人從門過。因問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內省。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思忖良久。乃謂客曰。昔為小兒時。當床上有燕窠。中有三子。其母從外來。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納窠中。燕雛亦出口承之。因以三蔕。藜食之。既而皆死。吾甚悔之。客曰。是也。言訖。其三子言語忽然周穩。蓋知過也。

宋蜀郡大慈寺律師。修準。雖云奉律性甚褊躁。庭前植竹。多蝥子緣欄檻。準怒。伐去竹。盡取蝥子。棄灰火中。進後忽患癰瘡。遍頭面。醫者云。蝥漏瘡。

不可醫療。後竟卒。

勸善書卷二十

十二

宋章邵者。恒為商賈。巨有財帛。而終不捨路岐。貪猥誅求。因逢鹿。避入而去。鹿子為邵所獲。邵即殺之。棄林中。其鹿母遙見。悲鳴不已。其日邵欲夜行。意有所謀者。邵有子一人。年方弱冠。先父一程行。及困於大樹下。憇歇。以候其父。未聞且寢於樹中。邵不知是其子。但見衣襟在傍。一人熟寐。遂就抽腰刀。刺其喉。取衣襟而前行。及天漸曉。見其衣襟。逆知所殺者。是己之子也。

宋建業有婦。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繭粟。甚衆。行即有聲。恒乞於市。自言村婦。嘗與娣。如輩分。蠶養。已獨頓年。損耗。因竊以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癰。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常露之。乃可。重如負囊矣。宋韓立蜀之金鴈橋人。善作釣鉤。積有年矣。因食魚。鱓喉成瘡。脫頰死。

宋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忽見一龜。大如車輪。四足各躡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黃龜。從其後。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申頸前行。因共隨。遂即得出。村有一人。無故取小龜。割以為臠。食之。須臾暴死。唯

不噉者無恙。

宋善宋二州西界有大鶴陂。陂左村人陳君稜少小捕魚為業。後得患。憎被衆魚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魚網蓋之。痛即止。後為村人盜網去。數日間不勝痛而死。

宋遂州人何馬子。好食蜂兒。一日坐罪。令衆于市。忽有大蜂數箇。螫其面。痛楚叫喚。守者驅而復來。抵暮方絕。如此經旬。遂死。

宋臨川東巽有人入山。得猿子。將歸。猿母自後隨之。至家。其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猿母搏頰哀號。向人乞還其子。其人不能放。竟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及破腹視之。腸皆斷裂矣。後夢一婦人告曰。爾殺我子。爾子可報我子命。爾可報我命。未半年。其家疫疾。其人及其子皆死。果符所夢。

唐大和光祿尉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換却。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并子遂殞於刃下。而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噉食草少許。身入泥水。以頭觸物而死。

勸善書卷二

十四

宋廣陵有朱氏子。家世勳貴。性好食黃牛。所殺無數。嘗以暑月醉中欲殺一牛。其母止之曰。暑月如此。爾已醉。所食幾何。勿殺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我赦汝。牛應聲下淚而拜。朱子反怒曰。畜生安能會人言。立殺之。數月乃病。恒見此牛為厲。竟作牛聲而死。

宋承節郎懷景。元錢塘人。性嗜鱉。一卒善庖。將烹時。先以刀斷其首。瀝去血。云味全而美。後患瘰癧。首大不可舉。行必引首。既久蔓延不已。膚肉腐爛。首墜而死。宛若受刀之狀。景元自是不敢食鱉。

宋紹興初。越之山陰有徐匾者。常與良店殺鱸。鱸一日正飯間。忽聞有呼其名者。起而視之。不見有人。及來就食。又聞呼之。起而傾聽。乃甕中鱸魚作聲。即以筯箕撈入鑊湯中。須臾仆地。店人扶起。遂不省人事。但以兩手爬其頭。生血流迸。大聲叫喚。常欲沸湯淋洗。如是經年。頭潰見骨而死。

昔秀州人以緞乾為水族。中性最暖者。雖孕婦病人皆可食。城中有陳五者。所貨甚佳。人競市之。其徒多端。伺其術。竟不肯言。後得疾。踰床上。纔着席。即欲人扶掖而起。宛轉痛甚。如是者旬月方死。遍體糜潰。其妻方言

其夫平昔每得緜盡真器內用盥灰復以白瓦屑滿其中。緜為盥灰所壅宛轉奔突其皮為瓦屑所破。盥徐入內故滋味特美得疾而沒無異於餓死之時者也。

昔清溪小姑乃蒋侯第三妹。廟中有六穀樹扶疎蔭映有烏常產育於樹有謝慶者採彈彈數十枚即覺精神若有所喪至夜夢一女衣裳楚楚怨色而至責曰烏我所養何以見侵限十日以汝償之。次早往廟告謝不許旬日而卒。

唐唐紹生而省前事。不令人知。雖妻子亦不知。後為禮部侍郎與同巷軍人李邈嘗於暇日飲酒為樂妻勸曰無友不如已者誠恐外人知後廷李愈數其妻更不敢勸。一日唐紹告其妻曰吾將死矣。我今告爾我前生是趙家女嫁與甯陵王家子為妻其姑甚嚴我年十七歲時至除夜姑令我做繡裙要節中待客燈下縫之時有黑犬走來將燈撞倒油污裙上遂將剪刀刺犬中其項折却一股再將一股刺殺黑犬至十九歲死後再生此身我今待李邈是我所殺黑犬緣此我好看得。至來日天子詔唐紹驪山

勸善書卷二

十五

講武令紹權禮部尚書與兵部尚書郭元振同行其事未及三合而奏畢天子怒令斬郭元振唐紹宰臣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天子免郭元振勅令赦之惟令將唐紹斬之其行刃者果李邈也。初一刀不死刀折再換刀而死。

宋張士寧居咸平縣豪富有力性嗜雞子日食十數以為常其主典庫糞五郎者每為蓄之一日糞方探篋取之一雞子忽自篋中直上而升至士寧庖舍墜地氣若黑霧其臭薰烈家人驚異間火起堂廡皆燬須臾而盡常蓄皇祐錢萬貫謂之鎮庫錢焰起為烟隄而去不復銅滓糞尋自服砒霜爛腸而卒。

編錄

宋贛州石城縣豐義里小民何百九強悍亡賴以屠牛為業嘗坐事南安遇大赦得歸不改故態紹熙四年春主簿鄭紳曰審究公事到彼里適見何鼓刀解牛有麕皮小片僅三寸割而擲之其子五致適從旁過正著其右目上搗之不落即時生合不可脫黑毛森然才為指誤觸則痛楚異常此子蓋與父同惡者人以為業報。

皆有衆生常在鑊中牛頭阿旁佛手捉鐵叉入鑊中焚之令爛還即吹活而復焚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屠殺衆生湯灌城城毛不可限量以是惡業故獲斯報

唐封元則渤海長河人也顯慶中為光祿寺大官掌膳時有西番客于闐王來朝食料餘羊凡至數十口王並託元則送於僧寺故作長生羊元則乃竊令屠家烹宰賣肉收其錢入己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震雷霹靂提元則於宣仁門外大街中震死焉折其頸血流灑地觀者盈路莫不驚愕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壽始以宗室封王貞觀初罷職歸京第性好狡獪常籠鷹數隼殺他狗喂鷹既而公疾見五大來索命公謂曰殺汝者奴通達之禍非我罪也犬曰通達豈得自在耶且我等既不盜汝食自於門首過而枉殺我等要當相報終不休也公謝過請為近福四犬許之一白犬不許曰我既無罪殺我又未死間汝以生割我肉齧齧苦痛吾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見一人為之請於犬之白者曰殺彼於汝無益放舍為汝追

勸善書卷二十

下六

福亦善乎犬乃許之有頃公蘇遂患偏風支體不遂於是為犬追福而公疾竟不差除

唐魏州武強人齊士望者貞觀二十一年死經七日而蘇自云初死之後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別遣勘當經四五日勘簿云與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語士望曰汝平生好燒鷄子宜受罪而歸即命人送出門去曹司一二里即見一城闌城中有鼓吹聲士望欣然趨走而入既入之後城門已閉其中更無屋宇遍地皆是熱灰士望周憊不知所計燒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顧城門並開及走向門其扉即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曰開門放昨日罪人出既出即命人送歸使者辭以路遙遷延不送之始求以錢帛士望許諾遂經歷川塗踐履荆棘行至一處有如瑤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懼之使者推之坑內不覺漸蘇尋乃造紙錢等侍使者依期還到士望妻亦同見之云

昔目連見一男子周匝多有獸頭人身諸惡神鬼手執弓弩三隻毒箭鏃皆火然競共射之洞身焦然或有問言此何人也目連答言此人前身作



大獵師多害禽獸故受斯苦於後命終墮大地獄。

昔有衆生常在刀山劍樹之上。若有所捉。即便割傷。支節斷壞。痛毒辛酸。不可堪忍。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宰殺為業。烹害衆生。屠殺剝裂。骨肉分離。脚星散懸於高格。稱量而賣。或復生懸。痛不可忍。以是惡業。故獲斯罪。

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殺傷無算。嘗入山獵。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捉弓箭。鎗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聲喚曰。阿鼠。阿鼠。子文小字。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即射子文。文便失魂回家。言竟而死。

齊時江陵高偉。播遷北朝。凡數年。向幽州。途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鬪之而死。

梁時江陵劉氏。以貢鱸為業。後生一兒。頭日是鱸。自頸以下方為人耳。

昔有一鬼。言常有熱鐵籠籠路。我身焦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捕魚。鳥故受此報。

西晉賈宗道。好殺生。有阿羅漢。知賈不久命終。計其餘命。不過一歲。若命

勸善書卷之二

二七

終後必墮阿鼻地獄。一切受苦。此阿羅漢尋往化之。勸教至心。稱南無佛。一歲莫絕。賈便一心稱念。晝夜不廢。至於一歲。便即命終。魂神便趨阿鼻地獄。仍前念佛。至地獄門。即便大聲稱南無佛。罪人咸聞。一時同聲稱南無佛。地獄猛火。即時化滅。一切罪人。皆得解脫。

昔有寺僧。蓄一犬愛之。一日遠出。行者擊死此犬。埋於後園。僧歸尋不見。行者以實告僧。於所埋處。尋看則犬已化為巨蛇矣。眼猶未開。寺僧急令行者誦經釋冤。忽主僧感夢。知有冤報。遂用鐘蓋。此行者于中。其蛇舐舟而來。昂頭於僧之前。遍尋行者。遶鐘三日方去。及揭視之。此行者已死。惟存枯骨而已。

唐孫季貞。陳州人。少好捕網。飛走。尤愛啖鷄。每欲食。輒焚而熟之。卒且

三年矣。鄰有張生者。亦已病卒。三日也。忽便起坐。既行。乃徑往孫氏家。稱季貞云。其言實。季貞其形。故張生也。張氏之族。即詣官訴。孫云。先是吾不當死。以平生多害物命。故為冤債。所訴以食雞。加過甚。被驅入一空城。比入則戶闔矣。弟見滿城大灰。既為燒爍。不知所為。東顧方見城戶。雙啓。即

奔從之。至則復闔矣。西顧從之。復然。南顧北顧從之。亦然。苦楚備嘗之矣。一旦王謂李貞曰。爾壽未盡。然死且三年矣。何以復還。主者曰。鄰有張某。死纔三日。可以借此托其神魂。王然之。今我實李貞也。官不能斷。郡牧劉尚書。廣親呼問。言宜說平生一事。人無知者為驗。李貞曰。某未死前嘗藏佛經兩卷于屋瓦。實無人知者。命探之存焉。斷歸孫氏。

後周蜀郡金華寺法師秀榮。庭內多松栢。生毛蟲。色黃長三二寸。莫知紀極。秀榮使人掃除埋瘞。或棄於糞積內。取糞糞料。於烈日中曬乾。蟲死者無數。經月秀榮暴卒。有僧入冥見秀榮。荷鐵枷坐空地。烈日中。萬萬蟲。嗚咽。僧還魂。備說與寺僧仁秀。仁秀太駭。遂患背瘡。數日亦卒。

晉吳郡海鹽縣北鄉亭里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元帝時寓居華亭。獵于東野。大藪中。斂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卧岡下。士人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後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云。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來去其家。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吾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自來就死。其人即驚覺。明旦腹痛而卒。

搜異書卷二

二十八

晉孝武太元八年。富陽民麻姑者。好噉膾。華本者。好噉鼈。二人相善。麻姑見一鼈。大如釜。蓋頭尾。故是。大蛇繫之。經一月。變盡成鼈。便取作臠。報華本食之。非常肥美。麻姑不肯食。華本強令食之。麻姑遂噉一鱗。便大惡心。吐逆委頓。遂生病。喉中有物塞。味不下。開口示本。本見有一蛇頭。開口吐舌。本驚而走。姑嘔血而死。

晉南野人伍寺之。見社樹上有一猴懷孕。便登樹攞殺之。夢一人稱神。責以殺猴之罪。當令重謫寺之。乃化為大蟲入山。不知所在。

宋光孝官道士章道隆。平生好喫鱸魚。一日忽趙招討軍馬到來。道衆皆避。獨章候。煮鱸喫後。走軍馬亦到。被獲拷掠。需索金銀。無可應付。軍人以煮鱸湯灌其口而死。

昔佛在祇桓精舍。為天人說法。有一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止有一子。其年二十。新為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花。婦欲得花。無人取與。夫為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死。屠家大小。奔赴兒所。呼天號哭。斷絕復蘇。聞者莫不傷心。棺斂送還家。啼

不止世尊懲傷其愚。徃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以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為其哭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為誰子。長者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業。感美之壽。而便中夫。唯願解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厨中戲。適有三人亦在其中。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世間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為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前生天上。為天作子。墮樹命終。即生海中。為龍王作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為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丈。著黑衣。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讎。剋明當戰。君可見助。當有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何用為謝。答曰。明日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在南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日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

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文者勢弱。射人因引弩助之。黃文者即死。日將暮。復見白帶人來辭謝。云。今年可在此獵。後勿復來。求必被禍。射人曰。善。其年所獲甚多。家致富。數年後。射人憶其處多獲。而忘前言。遂至其處。復見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復來。君不能見用。今讎子已大。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還。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後序

仰惟我

母后聖德純備性由天成母儀萬方化行四海好善之心孜孜不倦嘗編三教聖賢勸善懲惡之言彙次為二十卷命之曰勸善書親為之序用訓于下間以賜高熾及弟漢王趙王再拜恭受退即焚香啓誦惕然悚敬曰我

母后心天地之心至誠無息以輔我

父皇內治之美嬉萬世而同其盛高熾嘗讀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人性本善未嘗有惡因欲有遷不能無惡故善惡之幾相乘出于此則入于彼聖賢拳拳教人為善以復其性夫為善者斯善而已矣為惡者斯惡而已矣善惡之報皆以類應理之自然本無差爽故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釋云夫善積而灾消衆惡盈而福滅道云小善不積大善不成小惡不止以成大罪三教之言真塗同歸我

勸善書後序

母后取此與人為善恩惠深厚恒訓高熾兄弟曰積善如成山久則必高積惡如穿坎久則必陷又曰人之為善如夜就旦漸際明爽忽覩天日光景畢照無所蔽礙人之為惡如明就晦漸入昏闇滅燭冥行顛倒迷謬擿植索塗豈可得也爾曹生長富貴須謹所習習於為善乃與性成習於為惡乃終罔善高熾謹服

慈訓夙夜不忘恭讀是書誠善惡之明鑑禍福之著龜。

母后編錄以為訓戒以嘉惠天下鏤版印成已嘗頒布所存尚多。

母后命高熾兄弟曰有欲為善者汝廣以與之謹遵

慈旨將欲徧及中外豈意

母后遽焉遐逝於乎哀哉於乎痛哉鞠育之恩昊天罔極瞻聽思慕慘塞悲傷血淚交隕自今其無復親承

母后善訓矣所幸是書手澤之存觀覽省飭猶如面訓今以廣布流傳恭

承我

毋后慈善仁惠之心。天下臣民於是精擇力行取其善以為法惡以為戒。

則非特其一身之獲慶將其子孫亦有無窮之利哉。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孝子皇太子高熾泣血頓首謹書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後序

蓋聞邃古之初。太朴未散。民皆淳厚。風氣漸開。人之情欲益滋。故不能無殺雜。由是真純者日歸於善。而澆薄者日趨於惡。天生衆民。性本皆善。豈嘗有惡。惟人欲有以汨之。則其心志迷謬。膠於一偏。遂不覺流於惡矣。誠能有以裁其過。以就中。則為惡者皆可以復其善。噫。此我

母后勸善之書所由作也。仰惟我

母后慈仁孝敬。聖德隆備。好善之心。實由天成。沉潛圖史之箴。習熟詩禮之典。恒拳拳以化善為心。及輔佐我

父皇君臨天下。日思政治之道。始家而國。而天下。然家國天下之道。則又本之於身也。嘗編三教聖賢之言。與夫傳記所載有切於世道。警於人心者。名之曰勸善書。親為之序。使人觀感而成化。愛人之心。茂以加矣。間嘗以賜

兄皇太子。及高叟與弟趙王。拜受敬誦。紀嘉言者。垂訓戒之道。述感應

勸善書後序

三

者。備懲戒之方。所以施惠於人者厚矣。竊嘗聞

母后之訓有曰。人之所為有二道。善與惡而已。趨於善。則自無惡。流於惡。安能有善。人咸謂善惡之報在天。而不知禍福之召由己。王瓚之酌黃流。善人之享福慶。理固然矣。其有淫凶自恣。而能有慶者。蓋寡焉。善惡報應。誠如影響。不爽毫髮。作一善念。百祥駢臻。興一惡想。衆殃畢集。故福從善生。禍由惡成。天示顯報。神彰明罰。其來無根。其見無形。作之於此。應之於彼。有不期然而然者。懍乎其可畏也。高叟佩服慈訓。夙夜不忘。

母后聖德弘深。實侔天地。欲納人於至善之城。錄為此書。使讀者咸知趨善避惡。為邃古之天民。享積善之餘慶。人能盡心於此。究善惡之兩

塗。謹其所向。背則本源澄湛。首標是萃矣。獨恨

母后見違。銜恤罔極。平日教訓之言。諄諄在耳。每一展誦。涕淚滂沱。訓言雖存。

母后不可見矣。悠悠蒼天。哀痛奈何。於乎。悲哉。曷其有已。追念

母后編錄是書以惠于臣民。錄梓印畢，嘗以頒賜存者既多，母后命

兄皇太子及高熈與弟趙王曰：有欲為善者，汝廣以是書與之。恭承

慈訓，謹以是書廣布流傳。

兄皇太子敬序以申承我

母后仁惠之德於無窮焉。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孝子漢王高熈泣血頓首謹書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後序

於乎惟我

母后。天賦聖德。至善至純。孝仁慈愛。備全衆美。以相我

父皇。致治之感。嘗於內治之暇。類編三教聖賢之言。及善惡感應之事。可

為訓戒者。凡二十卷。名之曰勸善書。親為之序。所以示訓戒之道者

備矣。間以賜

兄皇太子。及

兄漢王。高燧亦蒙降賜。日謹佩誦。如親至寶。

母后常訓。高燧曰。三教聖賢之嘉言鑿鑿。如救粟布帛。不可一日而無者。

其備善。獲慶。積惡。蒙禍者。又皎如星日。不可以掩焉者也。

母后錄一善言。則曰。汝兄弟。其識之。紀一善行。則曰。汝兄弟。其效之。高燧

一言語舉動之間。少有所失。則斥曰。自古聖賢。何嘗如此。高燧兄弟

終日侍側。不敢踰越。惟聆

母后教訓。一本於善。下逮使令。皆熟聞善訓。知所以自勉。又曰。吾編是書

物善一從天

欲俾天下之人咸歸於善。夫善者固不待言而喻。不善者必待於教

戒。乃可以澡滌其非心。消融其邪慮。以復其本然之善性。夫天地之

心。至誠無息。賦於人者。至善無惡。或一毫疵雜。起於念慮之微。則

天理人欲。於此焉判矣。高燧佩服

慈訓。仰見

母后至仁之心。合天地造化之心也。思惟曩時。來朝京師。恭侍

左右。

母后謂高燧曰。勸善書。日常誦否。高燧稽首曰。接事之暇。輒以誦讀。

母后曰。不但誦之於口。又當著之於心。大抵為善。須要躬行。高燧再拜承

命。明日辭歸國。

母后顧高燧愴然。高燧不覺悲涼。拜別踰數月。

母后遂見遐棄。豈意一別竟成永隔。追思昔者之愴。蓋我

母后清明神慧。有以先知。若將告我。茅以愚昧不察。使當一有所覺。豈忍

頌史而離膝下哉。於乎



母后不可見矣。獨可見者此書耳。此書之傳功德莫大焉。

母后嘗命

兄皇太子及

兄漢王與高燧曰。吾編錄是書。刻板印成。已頒於中外。存者尤多。汝

慈訓不敢有違。令以此書徧布傳流。至于申

母后勸戒之義於天下者。

兄皇太子及

兄漢王皆述之矣。高燧謹書所常訓戒之言于後。以致罔極之恩焉。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孝子趙王高燧泣血頓首謹書

